

根書漾

KNSUYANG

2021
NO. 16

太魯閣族文化季刊

◆ 部落專題

秀林鄉「0-5歲閱讀起步走」

◆ 文學創作

「Alang, 我的名字」節目

◆ 文化歷史

Truku的起源神話(下)

◆ 部落議題與現況

被掩埋的稻米

◆ 學生專區

我的獵人之旅



KNSUYANG

美好的文化傳承是為了創造未來！

傳承文化是為了創造未來！不瞭解自身歷史文化，如同沒有過去的未來，對自己一無所知。回顧歷史書寫文化，並非為了說教，也不是標榜自己懂得多寫得早。紀錄文化留下文字，是要讓後代孩子們觀察辨識這些訊息蘊含的意義，觀察體驗發生過的事，而非展現自身知識的傲慢。

傳統文化的智慧一直就在這個時空裏，流傳千年！宇宙時空裡充滿著族人先民的遷徙、狩獵、戰事、織布、歌舞、生活……等訊息，我們每個人同時擁有著，只是每個人理解不同，發現的早晚不一，表達的方式也不一樣。我們後人的智慧不是原創，我們也都只不過是下載先人的存檔資訊，然後添筆抒發，因此我們要謙虛感恩！書寫傳統文化不是創作，某些體會甚至會有一個基礎相似的心領神會，這才是 KNSUYANG 的真正美好！

以前認為原住民沒有文字是個遺憾，原來這是族人祖先要我們文化知識建構時，必須先從面對生命開始。人類認知系統上所極力講求的嚴密性與邏輯性，對於生命本身以及大自然的現象而言，原是那麼微不足道。太魯閣族人先民適應嚴酷的大自然，卻被入侵的文明征服。這豈止是原住民的處境，現代人跨越新世紀的此時，環境生態失衡失序也不同樣威脅到全球生物的生存？

所以 KNSUYANG 第 16 期的真正美好有文化歷史、文學創作、部落議題與現況，還有學生專區；讓我們重視文字經驗的同時，也沒有忽略生命經驗的提醒，也不僅僅是參考文獻資料而已。文化就是生活，文化是平常心的平常物，是自自然然的發生，而非只是學術上的專利。

41 年前，自己師專志願分發就待在秀林 12 年，最深刻的是和李來旺校長推動族語讓孩子說太魯閣話；接著銅門國小校長 5 年，建立【男獵女織，紋面走過彩虹】的學校特色；退休後承蒙秀林厚愛，依然著墨牽連著太魯閣炫目的藝術文化。【出入秀林鄉】成了我有趣卻深情的往返，我就像回家般的滋味綿長。參與了近幾年 KNSUYANG 的季刊文稿審查，我更加相信原住民傳統文化的知識建構，不能輕忽生命的交會。

想確切知道我們是誰，就得瞭解我們的過往，我們的長者、我們的耆老。這意味著我們有太多故事可以書寫訴說，所以要跟大家談談，要跟老人家聊聊……。自己當家時，漢人來時，日本人來時，荷蘭人來時，鄭成功來時，台灣是甚麼模樣？我們的族人是如何過日子？

我們善良真誠待人，來自於千年的歷史陶冶！

Mimi Taraw
陳明珠

根書漾

KNSUYANG

太 | 魯 | 閣 | 族 | 文 | 化 | 季 | 刊

2021.12

No. 16



出版者 | 秀林鄉公所
發行人 | 王玫瑰
主編 | 蔡豐念
副主編 | 高海雲
執行編輯 | 樊珍怡
審查委員 | 吉洛·哈萐克、陳明珠
 胡志翔、蘇浩平、高海雲
編輯團隊 | 花蓮縣原住民族文化事業推廣協會
美術設計 | 原鄉興業有限公司
印刷 | 原鄉興業有限公司
地址 | 花蓮市進豐街 62-2 號
電話 | 03-8329692
出版日期 | 110 年 12 月
G P N : 2010601951
定價 | 300 元

部落專題 Patas pusu euda alang

- 4 秀林鄉「0-5 歲閱讀起步走」
■ 編輯 / Tama Rowbiq Yuri
- 6 花蓮縣秀林鄉 2021 Mgay Bari
感恩祈福暨音樂晚會
■ 編輯 / Tama Rowbiq Yuri

文化歷史 Knkla kndsan ni eudaan

- 10 百年花農：回顧 Truku 校友璀璨
的校園青春（上）
■ 作者 / 蘇浩平 Mowna Siqay
- 15 Truku 的起源神話（下）
■ 作者 / Tama Rowbiq Yuri
- 22 尋根之旅的回顧
— Endaan mu quri alang nniqan
rudan sbiyaw
■ 作者 / 王利蘭 Iming Yuci

文學創作 Patas bnara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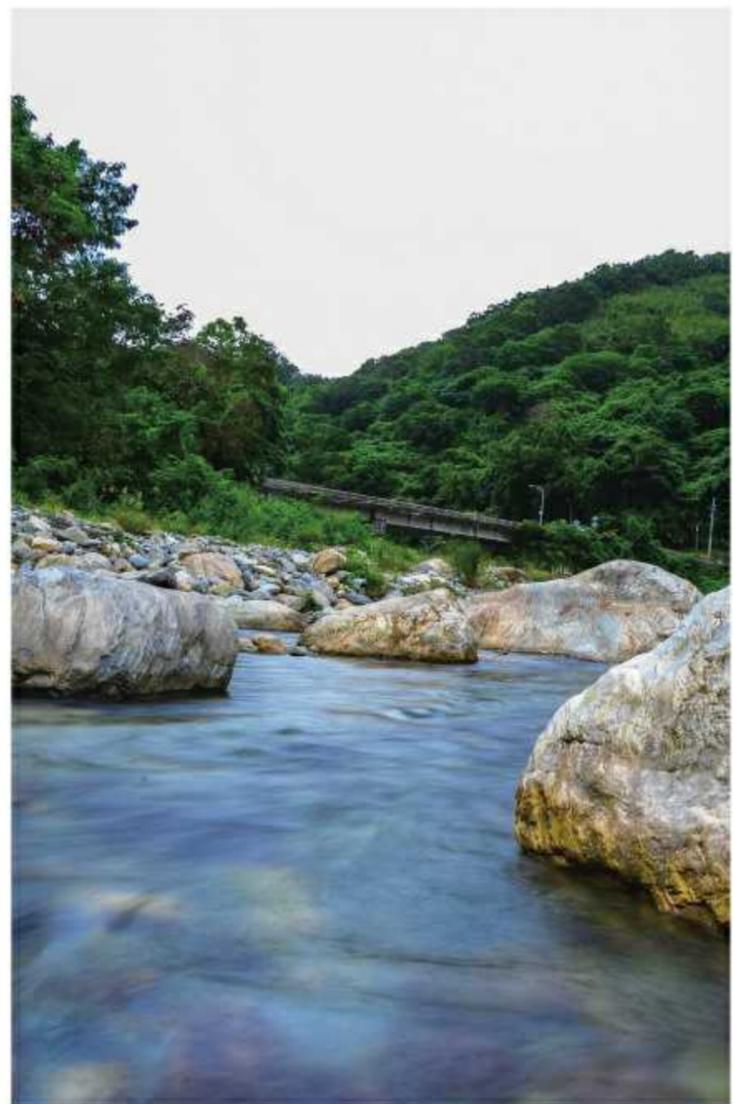
- 28 「Alang · 我的名字」節目
■ 作者 / 余曉萍 Spiqan Bulan
- 32 Eriq
■ 作者 / 劉志翔 Pisaw Kuwi
- 36 逝去與餘暉
- 再讀小說〈與孤邁共舞〉、
〈抱著屋崩(UBUNG)的女人〉
■ 作者 / 曾秋馨 Teywan
- 40 搭配白飯的樹豆湯，
這樣就是一餐了！
■ 作者 / Ciwas Unang

學生專區 Patas qnita laqi matas

- 70 我的獵人之旅
■ 作者 / 見晴國小六年級 田康甯
- 72 狩獵體驗
■ 作者 / 見晴國小六年級 顏志平
- 74 小小獵人
■ 作者 / 見晴國小六年級 黃予恩
- 76 蹤獵
■ 作者 / 見晴國小六年級 徐崇聖
- 79 淺談太魯閣族
■ 作者 / 平和國中 葉齊

部落議題與現況 Euda alang

- 45 割地之傷何時了，
但願未來有所期
■ 作者 / 胡志翔
- 51 被掩埋的稻米
■ 作者 / Yawas Teylung Truks
- 57 璀璨部落 ~ 希望無窮
從觀光的角度來看部落的未來發展
■ 作者 / 游青龍
- 63 精緻化栽培 推廣部落農特產
■ 作者 / 林正木



秀林鄉「0-5歲閱讀起步走」

部落專題 Patas pusu euda a lang



■ 編輯 / Tama Rowbiq Yuri



圖：故事媽媽說故事活動。

為鼓勵家長透過參與閱讀活動提升親子關係，同時提升正確的育兒知識與觀念，讓嬰幼兒自幼在雙親的引導下，能夠善用本鄉圖書資源，培養幼兒閱讀習慣，建立與本鄉鄉立圖書館的互動經驗，培養終身閱讀的良好習慣，進而培養孩子書香氣息。

秀林鄉公所自 99 年度起，辦理「閱讀起步走」活動，分別於秀林鄉立圖書館、景美圖書室、文蘭圖書室

圖：親子手作 DIY。



圖：贈送閱讀禮袋。



辦理，活動內容分別為：辦理寶寶的第 1 張借書證、親子手作 DIY、故事媽媽說故事活動及贈送閱讀禮袋等活動。

期望透過各項鼓勵閱讀以及親子交流的活動中，推廣 Bookstart 閱讀向

下紮根理念，讓家長了解 0 歲閱讀的重要性，同時擴及親子共讀，如何選擇適合書籍，滿足孩子的好奇心，運用本鄉立圖書館各項資源，培養孩子閱讀習慣，拓展孩子們的學習經驗。

花蓮縣秀林鄉 2021 Mgay Bari 感恩祈福暨音樂晚會

部落專題 Patas pusu euda a lang



■ 編輯 / Tama Rowbiq Yuri



圖：音樂晚會 - 大會舞曲展演。

太魯閣族年度盛事 - Mgay Bari 太魯閣族感恩祭儀文化活動，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秀林鄉公所調整辦理規模改以感恩祈福與音樂晚會的形式辦理。

祈福儀式在早上8點在正式舉行，祈求祖靈庇佑秀林鄉度過疫情的陰霾，迎向光明璀璨的來年。而音樂晚會則是以展演的方式，展演歷年感恩祭的大會舞曲以及發表「同心抗疫」的主題曲，並且表揚疫情期間善心人士對本鄉的



圖：早上在崇德國小辦理感恩祈福儀式。



圖：崇德村民連袂展演崇德祭儀與舞蹈。

協助，以及崇德防疫期間的感謝詞等活動。

感恩祈福暨音樂晚會活動分為二場次，第一場次為「感恩祈福儀式」，於10月30日早上8時在崇德國小舉

辦，活動內容以傳統祭儀方式辦理。首先由迎賓舞拉開序幕，並開始進入祈福儀式，爾後進行各項樂舞展演以及傳統美食饗宴；第二場次則為感恩祈福音樂晚會，首先以 2019-2021 年感恩祭大會舞開場、感謝疫情期間各地善心人士捐贈物資以及崇德村代表發表感謝詞，最後則是發表秀林鄉最新單曲「秀林鄉同心抗疫歌曲」以及今年度之感恩祭大會舞展演。

今年雖然受到疫情的影響調整活動辦理的方式，但本所仍期待藉由每年一度的太魯閣族 Mgay Bari 文化系列活動，能在各項文化活動展演的過程中，呈現本所各項文化工作的成果，並歡迎族人建議與指教。而文化活動的結束，並非真正的結束，而是新的文化復振的開始，本所亦將秉持著文化推廣、教育、保存等三項文化工作的核心，將永續發展太魯閣族的傳統文化。



圖：音樂晚會展演歷年大會主題舞曲。



圖：音樂晚會展演同心抗疫歌曲。



圖：音樂晚會展演歷年大會主題舞曲。

百年花農：回顧 Truku 校友 璀璨的校園青春（上）

文化歷史 Knkla kndsan ni eudaan



■ 作者 / 蘇浩平 Mowna Siqay



蘇浩平 Mowna Siqay

Truku

Ciyakang 部落族人，目前擔任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專案助理

花農創校一世紀 初為原住民辦學

2021年4月17日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為花蓮高農）浩大舉辦了一場跨世紀的校慶紀念活動，是全國第一所邁入百年的農業學校，也是臺灣東部唯一的農業職業學校。目前歷屆畢業校友已達2萬餘人，值得一提的是，民國五十年至六十年之間，花蓮高農畢業校友配合我國當時的外交政策踴躍投考「赴非農耕示範隊隊



圖：臺灣花蓮農業補習學校 宿舍內自習。照片來源：花蓮文化局。照片中記錄了學生排坐在學校的榻榻米宿舍內，正認真看書自習的模樣，左邊為能高團員（原住民）正向師長請教課業。

員儲訓班」，近百位校友成為我國「農耕隊」成員，遠赴非洲國各國協助農業建設與技術合作，成功爭取非洲友邦的國際支持，「農耕隊」在當年曾被譽為「草根大使」，¹百年農校可說是培育東部地區農業技術人才重要的搖籃。

回顧花蓮高農創校歷程，最早的

校名為「花蓮港街立簡易農業學校」，1921年由花蓮港公學校校長板本茂創辦，因未建校舍，暫附設於花蓮港公學校（今花蓮縣立明禮國小前身），招收公學校畢業的阿美族原住民子弟，施以四年教育，培養農業專業技術，採住校制，實施嚴格的管理，花蓮高農與原住民族的百年淵源就此展開。

「高砂棒球隊」的英姿 「高砂義勇隊」的身影

台灣棒球起源自日治時期，東臺灣接觸棒球運動的時間相較其他地區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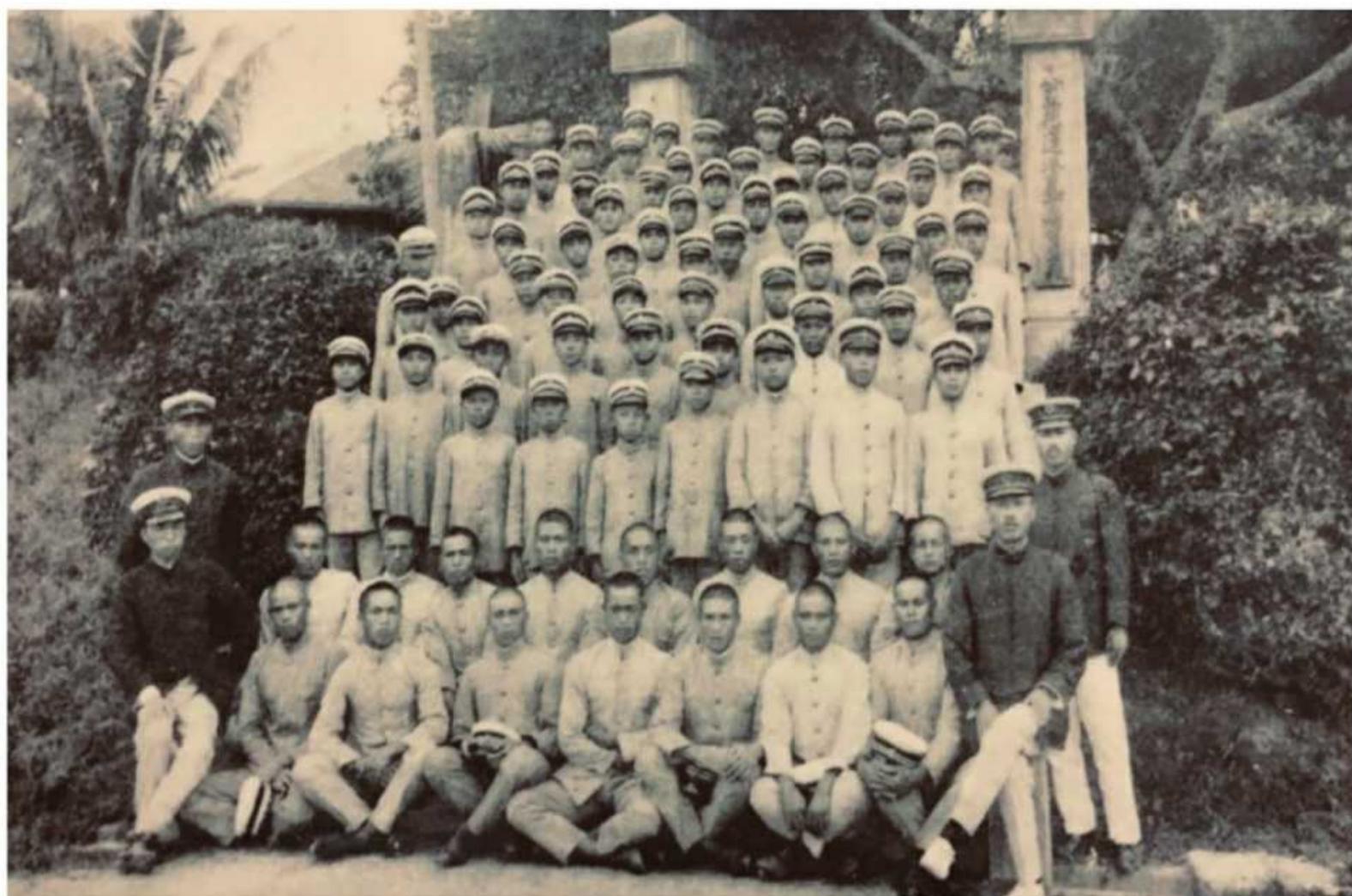
1 我國農耕隊在非洲技術合作的優良表現，促使得非洲友邦對我國的支持度顯著提高。在民國55年至58年的聯合國大會表決我國代表權的投票中，15的非洲友邦皆全數投票支持我國，可為例證（國發會檔管局，2013）。

而來自臺東的仕紳林桂興，被視為花蓮港地區棒球運動興起的關鍵人物。大正10年（1921）林桂興在秀姑巒溪畔一個偶然機緣下，觀察到多位阿美族Pangcah青年以木棒揮打投出的石頭，並驚訝其棒球運動的潛力，因此邀集了以查屋馬（サウマ）、辜茂得（コモド）兩人為中心，成立全島首支以「高砂族」（日治後期官方對原住民族之稱呼）擔任球員的「高砂棒球隊」。

「高砂棒球隊」傑出的體能表現震撼了當時的花蓮港球界，在花蓮港廳長

江口良三郎與企業家梅野清太等地方仕紳的支持下，將「高砂棒球隊」青年收編至「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1923年由街立簡易農業學校改制，同為花蓮農校前身），並令其學生練習棒球，成立「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棒球隊」，隨後改稱為「能高團」，隊中以阿美族Pangcah選手為主。

值得注意的是，江口良三郎過去曾是總督府的「理蕃」要員，他能理解透過教化的方式使原住民馴服，遠比武力征服更為重要，且透過正規訓練協助



圖：臺灣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學生於校門前合照（脫帽者為能高團）。照片來源：花蓮縣文化局

「能高團」棒球隊的發揮優勢與增強實力，在棒球場上為花蓮港廳爭取榮譽，更能展現「理蕃」的成效！

另外，「能高團」的推廣與當時花蓮政商界徐圖興建花蓮港的策略有關，

「能高團」在臺灣全島的「西征」巡迴賽，甚至遠赴日本「北討」的多場交流賽，屢創佳績，戰果輝煌，打開了花蓮港的知名度。至昭和五年（1930年）日本議會通過築港同意撥款後，即留下了「曾經的能高團傳奇成就了今日花蓮港」的歷史評價；對於臺灣棒球而言，也留下「臺灣棒球史，始於原住民」的歷史紀錄。

隨著校址的遷移與學制的遞嬗，「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招收學生解除限制，教育所²畢業生經選拔成績優秀者，可進入上一級學校就讀。筆者的曾

2 指「蕃童教育所」。「蕃人公學校」與「蕃童教育所」分別提供目前指稱之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就讀，嚴格區分以保持日人優勢，貫徹殖民統治。日本當局的原住民教育因地實施差別待遇，位於普通行政區的平地原住民族教育為學務部文教局管轄；位於特殊行政區的蕃地教育則由警務系統管轄。

祖父來自 Alang Molisaka (萬榮部落) 的 Truku 族人 Uking Kalaw，於萬里橋教育所畢業後，於昭和12年(1936)進入「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就讀，當時他所使用的姓名為日本名「チクデンシンイチ」(竹田新一)，依學制需修習兩年，必須遷戶籍住校。

Alang Molisaka (萬榮部落) 的形成是經由日本政府「集團移住」措施，大規模將高山區域不同家族帶往平地接壤地帶遷移的新居地，生活習慣的改變，透過「國語」(日語)教育，形成觀念的統治，引導定耕的農業活動，得

姓名	年級	入學日期	畢業日期	備註
チクデンシンイチ	第一學年	昭和十二年五月	昭和十三年三月	...
...

圖：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學籍冊。照片來源：國立花蓮高農

以管制族人的行動，警察成了部落的「主管」與「老師」。Uking Kalaw 就在統治政權的「殖民性」與「現代性」的雙重性格中，選擇他所體認的「時代正確」的方向，學習「國語」、進行「農耕」，讓自己努力成為統治者眼中「國民」。

1937 年中國抗日戰爭展開，統治政權隨即推行一系列的「皇民化運動」，校友竹田新一（Uking Kalaw）在國家的精神號召下「志願」入伍，昭和 17 年（1942）被編入「海軍特別陸戰隊員」遠赴南洋作戰。



圖：花農日治時期校友竹田新一 (Uking Kalaw)。照片來源：Mowna Siqay

Truku 的起源神話（下）

文化歷史 Knkla kndsan ni eudaan



■ 作者 / Tama Rowbiq Yuri



Tama Rowbiq Yuri
Truku

祖籍 Duyung 社，生於集團
迫遷後的 Bsuring 社，太魯
閣族文史工作者，目前就讀
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

無論外在因素如何影響 Truku 起源神話的樣貌，但各個時期出現的文獻，在對應著時代的發展脈絡，其實對致力於 Truku 文化研究者來說，其實都可以爬梳出蛛絲馬跡。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 Truku 起源神話發展的脈絡。

太魯閣族正名運動 - 起源地的改變

太魯閣族於 2004 年 1 月 14 日正名為台灣第十二支原住民族，在正名

完成以前，原隸屬於大泰雅框架下的賽德克亞族內的太魯閣群（德路固群）。然而，自 20 世紀末與 21 世紀初臺灣本土意識逐漸抬頭，也連帶的影響太魯閣族對於自身文化與族群平等的追求動機，開啟一段追尋自我的民族運動，早期太魯閣族正名運動僅為個別性或活動性的短暫訴求¹，真正開啟大規模的集體爭取正名訴求始於 1996 年 7 月 10 日於秀林鄉富世村姬望紀念教會舉行正名 Truku 族研討會，此後，便開啟一連串的太魯閣族「族稱」凝聚的內部運作。從起初的長老教會體系發起開始，拓展至各民間組織與地方部門共同推動²，並成立相關太魯閣族正名促進會任務型組織，不僅承襲前人努力脫離大泰雅框架的論述，並統合各方意見形成一套太魯閣族族群特殊性的論述。族群正名的前置作業，須先找出與原群體

的相異性，正名運動的前半部就是要區分泰雅族，在歷經多年的努力完成「分辨」泰雅族差異性後，暫且擱置的「新族稱」也隨即浮上檯面，成為爾後太魯閣族與賽德克族同源殊途的濫觴。換言之，太魯閣族族群內部為了修正與分辨與他者「泰雅族」的群體關係，啟動一連串的泰雅族³「內部」的「互動」與界定，當正名的客觀⁴條件大致完備後，討論的範圍限縮至太魯閣族與祖居地賽德克族內部的討論，自此，開啟另一波「太魯閣」與「賽德克」間的內部激辯。其中以「賽德克原居地南投為主的「西賽德克群⁵」，認為以「賽德克」作為族稱，較能包容日方殖民分類賽德克三群族稱，「賽德克 Seediq」在南投賽德克的語意為第一人稱，即為「我」的意思，而「太魯閣 Truku」僅為地名而已。但對於移居地的「東賽德克群」來說，「賽德克」常為第三

1 如 1988 年的還我土地運動、1990 年的和平反亞泥運動以及 1994 年的抗議太魯閣國家公園事件中亦都出現太魯閣族之名，1992 年原權會在《爭取憲法「原住民條款」行動手冊》中所提出的「民族自治」條款裡，也將太魯閣族列名為台灣原住民的一族，並規劃出「太魯閣自治政府」的組織。

2 黃輝寶，還我族名 - 「太魯閣族」成果報告書，頁 8，2003 年。

3 此泰雅族指的是太魯閣族未正名以前的泰雅族。

4 語言、文化、習慣及生活領域等差異的客觀條件。

5 日方學術界定，居於南投一帶的賽德克亞族稱之為西賽德克群，居於東部花蓮一帶稱之為東賽德克群。



圖：那個殖民的時代，許多外來的文化元素，其實影響著當代部落各層面的認同。

人稱，即是別人的意思，而「太魯閣 Truku」，不僅為第一人稱，也是先祖所傳下來的記憶，故認為「太魯閣」作為族稱較合適⁶。如附表：

族別	族語	Seejiq/Sediq /seediq	Truku
太魯閣族		他、別人、人類	我、我族
賽德克族		我、人類	地名

6 督磬·媯颯、沓日羿·吉宏，《移動的記憶 - 太魯閣族部落史及家鄉資源調查成果冊》第一冊，頁 130-131。

這一波太魯閣與賽德克內部的爭論不休時，太魯閣族內部亦調整從客觀依據的界定至主觀⁷依據的切割與賽德克同文同種的事實。而其中太魯閣族的起源神話的調整與修飾亦成為政治目的的工具。本文第一部份提及太魯閣族與賽德克的起源神話源自於 Bnubung，

7 集體記憶與起源神話。

此為太魯閣族與賽德克共同的起源聖地，然而，太魯閣族正名具文化詮釋權的菁英，卻重新建構另一個起源聖地 Klbiun⁸。Klbiun 之所以對於當代太魯閣族具有神聖性，原因大致如下，太魯閣族東遷的脈絡歷程，口述內容多提及 Klbiun：

Klbiun 的意思是指眯著眼的意思，因為太魯閣族以前還在南投的時候，早晨往東邊望著 Klbiun 時，日出的陽光總讓人眯著眼睛才能看清楚，因此，我們就稱這座山為 Klbiun。⁹

依口述可知，太魯閣族遷徙時，Klbiun 為太魯閣族遷徙時重要的標的物，也具備重要的象徵性。然而東遷以後，是什麼時代背景，令其搖身一變成為太魯閣族起源之地，或許從以下引文內容中可以發現，起源之地變遷的線索。

很久以前，在奇萊山的山上有棵

很大的樹，他的枝仔及樹葉遮了很大的樹蔭。無論是白天在樹下因受其枝葉的陰影遮成陰暗，因此白天像晚上一樣黑暗。有一天，從樹底下出現了一個四隻腳，且滿身都是毛的動物，跟著出現的是一個上面有凸型的動物，看起來像樹瘤一樣。兩邊各有長出樹根及樹枝。接著從上面出現兩個動物；一個很細很長又不能走路，另一個不能走在地面上而飛在空中，這些就是野獸、人、蛇和鳥。從上面出來的，可棲息在樹上，而從地面出來的不能住在樹上。這就是人、野獸、蛇與鳥的生活不一樣的原因。

四種動物是從樹而生但不在一起，過了幾個月，有一天他們商討說：「從今天起，我們為活下去，我們就吃可以吃的動物吧！」從此以後，他們各自試著吃自己的食物而活著。這是以後，從樹下出現了一個男人，從他身上生出了兩個孩子，一男一女。這二個孩子長大後就結為夫妻，之後他們生了一個孩子，生活很美滿，太魯閣族是這裡的繁衍物。¹⁰

8 奇萊山。

9 講述者：Biyang Pisaw 高秀琴，81 歲，卡那岡部落（和仁），採錄時間：2016 年 6 月。族語講述。

10 許淑銀，《太魯閣族語讀本》，頁 35-

當祖先越過奇萊山，看見陽光照到海面上，波光粼粼，實在動人，於是稱此地為 klbiun 「眼睛眯起來的地方」，因為太動人了，情不自禁眯起了眼睛讚嘆。現在我們就自稱為 Laqi Klbiun(奇萊山之子)¹¹

上述引言確實很明顯且突兀地讓太魯閣族白石山起源的歷史論述，蛻變為 Laqi Klbiun(奇萊山之子)。此舉，或同許在相對封閉的太魯閣族地方文史詮釋圈可獲得認同，然而進入文獻與田調乃至於學術界進行共同檢視時，卻出現相當跳躍式的突兀感，隨著讀本於太魯閣部落普及性的閱讀與參考，也連帶的影響當代族人在文化認知上的錯置。

綜觀太魯閣族民間故事的發展脈絡，似乎印證了口傳文學的變異特性，當社會生活的巨大變革¹²使口傳文學發生本質的變化，時代變遷的內容嵌入到當下民間文學，口傳文學的口頭交流方

式傳承過程中，不斷以當代生活內容補充或改換原作的內容¹³。太魯閣族在歷經日本殖民時期整個文化遭受顛覆性的震盪，基督教滲入提供族人身心靈的新歸宿，當代則在爭取族群平等與民族主體性時，亦將原本的起源神話的起源地、神靈甚至是文化的呈現，有目的性的方式做調整，進而使得當代太魯閣族口傳文學順應當代社會氛圍與刻意操作之下，影響部落族人文化詮釋的樣貌。

太魯閣族近百年來從傳統的農獵生活到現今民主開放的時代，歷經無數社會重大變革，驅使著太魯閣族無論面對殖民與再殖民時代，皆有其調適內在與順應世代的表現，然而，太魯閣族口傳文學的集體性特性，卻在近代資訊媒介¹⁴持續進步下，不時淪為各種目的性¹⁵的傳遞於部落，縱使掌握文化詮釋權的少數不斷以各種方式，置入太魯閣族內部認可的文史脈絡中，但實際回歸部落卻又出現大相逕庭的狀況。舉凡以官方

38。2001年初版；2014年7月再版，遠景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11 許淑銀《太魯閣族抗日戰爭》，頁73，2009年12月，遠景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12 外來勢力、西方信仰及當代社會的影響。

13 萬建中主編：《新編民間文學概論》(上海交大印務有限公司)，2011年，頁12。

14 網路平台、平面媒體及電視影音。

15 政治操作、民族正名、西方信仰等。



圖：縱使耆老逐漸凋零，必須從過去的訪談中重新梳理過去的一切，訪談時間：2014年8月，訪談地點：和仁部落。

認定歲時祭儀 *Mgay Bari*，歷經多年的田野調查經驗中，部落耆老未曾聽過此祭典，甚至遭受訪者揶揄此為「牧師發明的」祭典¹⁶。從以上狀況可以發現二點，一在宗教菁英主導太魯閣族文化詮釋權的當下，太魯閣族文化相當程度的置入西方宗教的元素，並且重新建構富

含基督神學概念的傳統文化，此狀也凸顯重新建構的太魯閣族傳統文化乃至於傳統祭儀已不具備神聖性的狀況；二太魯閣族歷經多年族群復振的運動，不僅只是對文化的重新凝聚與建構，另一層意義其實就是對外部社會表達，太魯閣族與賽德克族甚至是泰雅族的差異性，凸顯自身族群的獨特性。我們的起源地從白石山移駕到奇萊山，刻意剝離與原居地賽德克族的共同起源地的歷史事

16 Wasi Tadaw，52歲，2016年7月，國小畢業，中文採錄，地點：秀林部落。

實，甚至編入教材內供文化教材使用，甚至凝聚了一派認定奇萊山起源的擁護者，正名運動以後仍為了區分賽德克與泰雅族的手法仍持續發酵，事實上此舉對於當代亟欲重新復振與再塑先祖文化的民族發展路線是非常不健康的。

參考書籍：

1. 佐山融吉·余萬居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紗績族後篇》1994

2. 許淑銀·《太魯閣族語讀本》，頁 35-38。2001 年初版；2014 年 7 月再版，遠景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3. 許淑銀《太魯閣族抗日戰爭》，頁 73，2009 年 12 月，遠景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4. 督馨·媯飄、眆日羿·吉宏，《移動的記憶 - 太魯閣族部落史及家鄉資源調查成果冊》

5. 黃輝寶·還我族名 - 「太魯閣族」成果報告書，頁 8，2003 年。

6. 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族 2017 Mgay Bari 文化系列活動秩序冊，頁 42，原鄉興業有限公司。

7. 許淑銀·《太魯閣族語辭典》上冊，頁 226。2013 年，原鄉興業有限公司。

8. 邱韻芳《祖靈與上帝》，頁 122，2013 年，華藝學術出版社。

9. 眆日羿·吉宏·《太魯閣族部落史與祭儀樂舞傳記》，頁 184。凱瑞印刷科技有限公司，2011 年。

10. 萬建中主編：《新編民間文學概論》(上海交大印務有限公司)，2011 年。

11. 佐山融吉、大西吉壽著·余萬居譯《生蕃傳說集》。1996 年。

12. 劉育玲《臺灣賽德克族口傳故事研究》，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所碩士論文，2001 年。

13.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二冊資料篇。1925，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印。

14. 許端融《台灣花蓮賽德克族民間故事》，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07 年。

尋根之旅的回顧

— Endaan mu quri alang nniqan rudan sbiyaw

文化歷史 Knkla kndsan ni eudaan



■ 作者 / 王利蘭



王利蘭

Iming Yuci

我的名字叫依旻·優基（華名叫王利蘭），我來自花蓮縣萬榮鄉見晴部落。因為部落人都來自舊部落古白楊，所以大家稱見晴部落為新白楊。我目前在部落的小學擔任族語專職教師，任職有 11 年的時間，教授我們自己的太魯閣語言，我很開心從事傳承自己語言的工作，因為沒有語言就是沒有文化，就像是被河水流走。

帶著今年的畢業生尋根之旅回來到現在，心情一直處在澎湃的狀況，無法說出的內心悸動。

Yaku o laqi laqi ku Kbayan, saw smdama bi kannidan knsuyang bi jiyax, madas ku laqi matas mnhdumatas hngkawas sayang, mnsa nami alang nniqan rudan sbiyaw Kbayan sun, musa nami siida bitaq sayang



圖：祖居地 - 古白楊。



圖：祖居地 - 古白楊。

ga, ida wana kiya ka Inglungun mu,
saw bnburan ka Inglungan mu wah!

回來後總是感覺自己還沉浸在古白楊祖居地上。當天一路的下坡路段，不到 10 分鐘路程，一腳踩空人就滑了下去，左手反射動作就撐起我還滿重的重量，剎那間左手一陣刺痛，自己也感覺到不妙了！

Dhuq ku sapah do ida ku mdka
saw ga ku mniq alang rudan sbiyaw
hiyana, jiyax siida, tmabuy ka elug,
ini dhuq 10 qatar knsaan mu, wada
sdhriq bika qaqay mu ni skribut ku
mtakur, iril baga mu o asi lu tmlung
dxgal ni sqriqi da, empeungat ta da

msa ku Imnglung.

整個隊伍停了下來，這時嚮導問我要繼續跟隊嗎？還是要回到停車場，這時持續感覺到手的陣痛，但當下的念頭是我一定要親自走到舊部落，思考後決定繼續行走，沒想到後面二個小時的路程，一路跌跌撞撞用滑行方式完成，自己也沒想那麼多，沿路的下滑坡度是無法想像的，過程中還好有太魯閣登山團隊及學校同事的幫忙，才可以順利到達舊址部落古白楊。在進行入山祭儀時，金清志大哥要我跟祖居地的祖靈說話，我只知道我要用族語說話，一連串的族語滔滔不絕從我嘴裡說出來，一股力量讓我覺得要跟他們說很多話。

Kiya ni kana nami o rmdu nami ni nami asi sangay kana da. Rngangan ku na ka mdudul, “Tduwa su tqnay na hug? Aji o brinah musa rnduan tdruy” msa ka mdudul, kneywa bi knrxan ka iril baga mu, ana saw kiya ida niqan bi Inglungan mu ka eusa alang rudan sbiyaw hiya. Kiya, ida ku saw gitgit smngul musa, bukuy 2 iyax tuki ka edaan mu elug · yaasa mnarux bi ka iril baga mu, ini bi tduwa sdahar ni dmuuy ana manu, asi ku srhgu mksa dhuq alang rudan sbiyaw hiya. Ini ku Inglung ana manu uri, saw tmabuy nims hrus ka elug o aji bi msleexan, nksaan mu 2 iyax tuki elug nii ga kana qpuring laqi matas ni kana qpuring seejiq tndxgal o dmayaw bi knan. Dhuq alang sbiyaw nniqan rudan, qmqah ku dxgal ni tmay ku alang mniqan rudan siida kowraw ni mqqaras bi ka Inglungan mu, kmlingis ku bi, wada muda gaya pgkla msapuh ttmay dgiyaq siida,. Rmngaw mnan ka mdudul Lowking



圖：入山祭儀儀式。

qbsuran, “rngagi cicih kari ka utux rudan ga mniq alang sbiyaw hini” msa, yaa hmuya hki phnang ka kari mu o kari Truku kana, ungat bi ka kari Cyukuku, lala bi ka rnnngagan mu kari Truku paah quwaq mu sriyu, mdka saw niqan kingal biyax mgay

knanni lala hari karika wada mu
srngaw.

完成入山祭儀後，就讓學生們用傳統歌謠及舞蹈獻給祖居地上的祖靈，很開心平常就教學生們唱傳統歌謠，這時候正是他們表現的時候。

後來嚮導金大哥帶著我們部落巡禮，看到了駐在所、家戶遺址、日據時代學校遺址，祖先用石頭堆砌成的牆面，雖然大多都不完整，但自己內心強烈覺得我的根在這裡。

Mnhdu pgaya smapuh tmay
dgiyaq ka mdudul do laqi matas
dmuuy uyas knxalan meuyas ni
kingal rgrig kxalan sbgay dha utux
rudan, mqaras ku balay saw. pyasun
mu kdjiyax ka uyas ta nanak ka
speuras laqi matas o kika niqan
biyax ppqita dha utux rudan.

Kiya do Lowking mdudul o
dsan nami na msa muhing alang,

qmita ku sapah mqlahang alang
Nihung sexual, sapah nniqan rudan,
ptasan sbiyaw hnici Nihung, snalu
qdrux btunux qndrxan rudan sbiyaw
lala ka naqih da, ida embrax bi ka
Inglungan mu yaasa ga hini ka pusu
mu.



圖：山林解說。

約莫一個小時後，準備起程回家，套一句陳少山主任說的：回程的門票更難買。

回程是爬坡路段，自己也打量一下，心裡滿是恐懼，怕自己走不回去，沿路爬坡，左手也腫了起來，只剩下右

手可以抓住樹枝或草藤可以當爬坡的助力點，爬了近 10 分鐘後，雙腳不聽使喚，完全無力！眼看學生跟著前導金大哥的腳步愈走愈快，自己心裡也開始慌張了，愈慌張腳力愈使不出勁。左手腫痛，雙腳無力，這時候的自己可以說是很狼狽的在爬山，這也警惕自己平常沒運動的結果，眼睛泛著淚水，心裡只想要趕快爬到公路那。學生一邊唱著歌謠，一邊喊著老師加油快到了，自己更忍著手痛咬牙繼續爬，而一路跟在我後面的 Abis Matay 主任不時在我耳邊說：「快到了，剩一點點而已」（但他的那個一點點卻是在二個小時後才到達），這時登山隊的大姐沿路不時用登山杖協助我，最後終於到達新白楊 142 公里入口處，也象徵到達目的地了，心中滿滿的感恩，圓了我到祖居地的夢想。

Wada saw 1 iyax tuki bukuy na siida, psramal nami eiyah sapah, rmngaw ka mdudul ptasan nami: Steetu ta musa sapah o kika msriqu bi ni mkrbuk bi msa. Yaasa ksaan ta elug o steetu kana, aji bi sleexan, Inglungan mu meisug ku o balay,

mngungu ku balay aji ku bi dhuq musa sapah, elug o steetu kana, mllabu ka iril baga mu uri da, wana narat baga ka tduwa qmrak siida qhuni ni bhngil . Wada 10 spngan tuki do mrana meisug ka Inglungan mu da. Ungat biyax kana qaqay mu! Qmita ku ka laqi matas ni mdudul tndgiyaq o slikaw bi ksa dha, prajing ku slhbun ni mrana meuwit ka qaqay mu uri da. Mllabu ni mnnarux ka iril baga mu, msisuy ka qaqay, mdka ku manu ka mkksa ni mkkarang ku elug dgiyaq, kika ini ku psbiyax hiyi kdjiyax, niqan rusuq dowriq ka dowriq mu, Inglungan mu o kmbyax ta nanak nhari dhuq elug paru hiya msqka, laqi matas o msuwil meuyas ni msuwil mlawa knan, Mtgsa! kmbyax, aji su biyaw dhuq da , asi ku knrmun mnarux baga mu ni steetu ku, kiya ni Abis mdudul ptasan snegul bukuy mu ni qmlahang knan, ida ini pstuq ka kari na ni iyux psbiyax knan rmngaw "Aji biyaw dhuq da, dalih bi da <Saw



圖：大合照。

kari Abis mdudul ptasan o aji biyaw
dhuq da msa, kla su ha 2 iyax tuki
bukuy kika dhuq, saw smhulis bi.>
Kiya ni qbsuran qpuring tndgiyaq
kuyuh o dmuuy hukut jyagan kuna,
dhuq 142 公里 tmayan alang Kbayan
da, mdak dhqan uri da, saw krwahun
bi ni qrasun ka htngay Inglungan
mu, yaasa dhqan mu ka ida paah
sbiyaw kmdaun mu ka snluan mu.

回到見晴部落，才發覺自己身體
滿是傷痕，但真的值得了！從小常常生
病的我，卻是家中第一位去過祖居地的
人，不，還包括我侄子王胤辰，還是覺
得自己是幸福的，包括跟學生之間的互
動原來就是緊密著！

「Alang，我的名字」節目

文學創作 Patas bnarah



■ 作者 / 余曉萍



余曉萍

Spiqan Bulan

Alang · 我的名字 節目製作人
曾任原文基金會原視節目部副理
花蓮可樂部落的太魯閣族，電視媒體行業超過 15 年
資歷，仍在原住民族媒體崗位上服務。

「Alang」是太魯閣族語「部落」的意思。透過全族語的母語觀點，跟著當地耆老認識部落遷移歷史以及傳統地名的故事。節目的表現形式是耆老走在部落，邊敘述邊帶我們認識部落，運用部落地圖去認識過去遷徙的地方，也認識部落留存的文化遺址。

一開始就以太魯閣族作為切入點，從自己熟悉的語言開始記錄。第一季是以秀林鄉的太魯閣族，先尋找部落的文史工作



圖：佳民部落專訪 Piteyru Ukah。

者擔任企劃，以及部落族語口譯者來現場訪問長者、協助訪問，最後再請文化顧問一起審片。全族語確實增加了製作的難度，而且又是歷史文化的內容。

最初這樣全族語的紀錄節目，以為只有部落裡的人會看，但是後來得到許多在外年輕人的回饋，他們從中找回對部落的記憶和關注，也無私分享更多內容素材給製作團隊，充實節目豐富度。

因此《Alang，我的名字》不僅達到記錄目的，更喚起原住民青年的共同回憶，一同響應傳統地名文化的反思。

部落發展的歷史根源在於舊部落命名的意義，因為不同年代的殖民政治下，部落集體遷徙至平地，因此改變部落的名稱，曾經生活在戰前戰後的耆老，歷經三種語言的殖民，擁有三種命名的變化，族人用自己的語言說自己的

歷史文化變遷，是部落發展歷程重要的記錄，也是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和轉型正義的觀點。

因為回復族名的轉型正義下，也希望回復傳統地名。先從部落鄉誌、研究文獻與期刊論述去收集資料，再去部落田野調查。主要先從部落的文史工作者或部落青年去詢問部落耆老，找出關鍵性的部落耆老去採訪，為了全族語敘述，目前會說的且了解部落歷史的耆老

有限，所以耆老年齡多數在 60-90 歲。

談到製作上最大的困難，這些耆老的年紀都在 60-90 歲之間，所以就曾經遇過還來不及記錄，或是還沒看到節目播出，耆老就已經離開人世的狀況，等於是在跟時間賽跑。「這些老人家都很珍貴。」不管環境怎麼變化，他們一直都守在部落，傳承這些故事、用自己的力量回饋部落。



圖：時任銅門部落主席鍾德光（左）及其弟鍾德榮（右）。



圖：民有部落的耆老（中）、其子（右）及翻譯 Wasi Tadaw（左），講述 Tpuqu 的遷徙史。

這節目不僅給聽懂的族語的族人看，也希望帶給部落的兒童與少年正面影響，對於自己的文化與居住地有更深的認識，也會發現自己身邊的長輩是活歷史，可以啟發他們更想去探索身邊耆老的歷史故事。

希望透過這個節目，打破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原住民族也有豐富的文

化，這塊土地上不是只有漢人的歷史。

現在《Alang，我的名字》第二季已經全數播出，目前沒有第三季的規劃。希望可以繼續製作，因為有很多部落的故事還沒被記錄，完整知道部落歷史的耆老已經不多，要在有限的時間內保存這些語言和文化，這些歷史才不會消逝。

Eriq

文學創作 Patas bnarah



■ 作者 / Pisaw (劉志翔)



Pisaw Kuwi

Truku

我叫 Pisaw Kuwi，漢名為劉志翔，家住在重光部落 (Alang Branaw)，為秀林鄉轄區最南端的一個部落。所謂的文化傳承，必須透過我們的行動力 (實踐)，使其文化生活可以不斷操演文化生活，即是我們日常生活人與人之間溝通跟互動，經驗的累積與分享，乃是文化意義的創造力，是以，我嘗試書寫關於 Truku 文化生活經驗的文章，希望能夠透過文字，使 Truku 生活經驗，昇華成所謂的文化意義的層次，供人省思，也成為教育下一代的文化素材。

那時，正值夏末秋初，飛鼠也開始往低海拔尋找可以過冬的果子和嫩葉，譬如 Surung、Sraw、Raus、Ngasuq 這些樹種，是飛鼠常 Tbasaw (休憩) 的地方。

Labis 和 Bowxil 一到了部落後山的 Ihngaw 之後，感嘆說著，依舊呀～「ida ini kla jiyax ka Ihngaw nii wah.」。 (心底默想著已逝去的長輩和親友，似乎曾也說過了同樣的話呀！)



圖：Lhngaw (石穴)。

二人過去就默契十足，也互相嘲笑對方，彼此並不稱呼其名，而互稱 Eriq。一到了 Lhngaw，二人開始打理周邊雜草，鐮刀揮了幾下把矮草清掉，清出可以烹煮和躺臥的位置。之後，一人找乾柴起火，一人尋找水源，為晚上狩獵行動前充足體力作準備。

飽足後，Labis 移開了鍋子，放了許多鋸好的 Sraw，火勢也慢慢的大，也很溫暖；再放入其他木頭如 Tamul、

Mami，火勢越來越大，還發散出火苗，炊煙直上，火堆裡還發出吡～吡的聲音（這是 Mami 和 Sraw 樹種發出的聲音）。

經驗值表示，「這個好哇！wada baraw ka qrngul na · iya bi squwaq, asi ta sangay han.」Labis 心想。

休息不久後，原本享受夜深人靜期待夢示的二人，突然聽見有如天外飛來



圖：熊熊火苗。

的 Bas~Bas~ 聲音，好像什麼東西衝進了附近的樹叢裡。敏銳地的 Labis，竊笑著，若無其事地用微弱的聲音向 Eriq 說：「tgai ta han, hmnuya miyah duri, ida hiya ka bhnang.」

「bas~~nii duri. Eriq, ga su bhangn da? ga bi siyaw su hiya.」二人相互尋找那傳來聲音的位置照去。Eriq：「nii kingal.」裝填好彈藥的 Bowxil，確定飛鼠直瞪雙眼後，射出炸裂的聲響，和伴隨朦朧的煙霧。同時間，聽見牛頓重力下降並夾雜著樹枝折裂的落下聲，boq~ 飛鼠掉在地上了。

「weh~wada su buun bi wah.」Labis 不以為意地嘲諷說著。「ga kingal na o, ini usa.」Labis 接著說。

那一晚，二人光在 Lhngaw 附近就落下有 6 隻的飛鼠，還沒離開 Lhngaw 光輝。反而，上天的賞賜是有其美意的，一個深夜下來，飛鼠收穫豐厚。

要離開 Lhngaw 以前，Labis 算了飛鼠的數量。「Eriq, pani nii ka isu.」Labis 向 Eriq 說，「ma ini pndka hnjilan na?」Bowxil 回應。「你常在都市生活，不常在山林裡負重行走啦！」

Labis 接著說。

(Labis 仍以 Eriq 的方式自以為地嘲諷 Bowxil) 反被 Bowxil 嘲地說：「你真以為我是都市的飼料雞啊！」不甘示弱的 Bowxil 堅決要跟 Labis 背負相同的數量下山，離開了下次見面的 Lhngaw。二人不時地還有說有笑，已經忘了這路途上來時的顛簸，踏上輕盈的步伐，只有微弱的星星伴隨著，俯瞰兩束光線漸漸遠去。

到家後，平均分配飛鼠數量，還一起喝完了一瓶米酒，約莫凌晨三點半左右。次日，Bowxil 睡到自然醒才起床，身體仍感受存留在肌肉裡的乳酸值，看來是平常工作量的兩倍。Eriq 則天亮了仍背起割草機，帶著工人繼續割除未完工的檳榔草。

Bowxil 回想，我們倆曾經對誰是土雞跟飼料雞的問題相互嘲諷。但在那次經驗之後：「Eriq 才是真正的土雞。我才是飼料雞啊！」。

Eriq，這個名號是他們二人的暱稱，

如今，Eriq 已經不再被提起，嘲諷不在，Bowxil 也久久才會回部落一次，仍會感嘆說著，「saw smdamat wah，回想 Eriq，心裡覺得還是很多歡笑呀！」

「改天，我一定找時間，也帶你去我跟 Eriq 走過的地方，那裡有很多山林生活的回憶和先輩們的足跡。」這是 Bowxil 說完 Eriq 的故事之後，對我留下的伏筆，心裡滿懷期待。



圖：山林白晝下霧濛濛的模樣。

逝去與餘暉

一再讀小說〈與孤邁共舞〉、〈抱著屋崩 (UBUNG) 的女人〉

文學創作 Patas bnarah



■ 作者 / 曾秋馨



曾秋馨

Teywan

高中國文教師退休
東華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領域原住民族民間文學

太魯閣族作家黃聰明的小說〈與孤邁共舞〉、〈抱著屋崩 (UBUNG) 的女人〉分別在 101 年、103 年榮獲臺灣原住民文學獎小說組第三名、第二名，當時已有好幾位評審委員細評且深入討論，評定為當年傑出文學作品。然而根據評審會議記錄仍有些許遺漏，¹ 筆者

1 林宜妙主編：101 年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年，頁 37、38、39。林宜妙主編 103 年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頁 20、21。

認為這兩篇宏大的作品，若沒有通過太魯閣族文化脈絡閱讀，將無法深入了解作品精神內涵，因此有必要再重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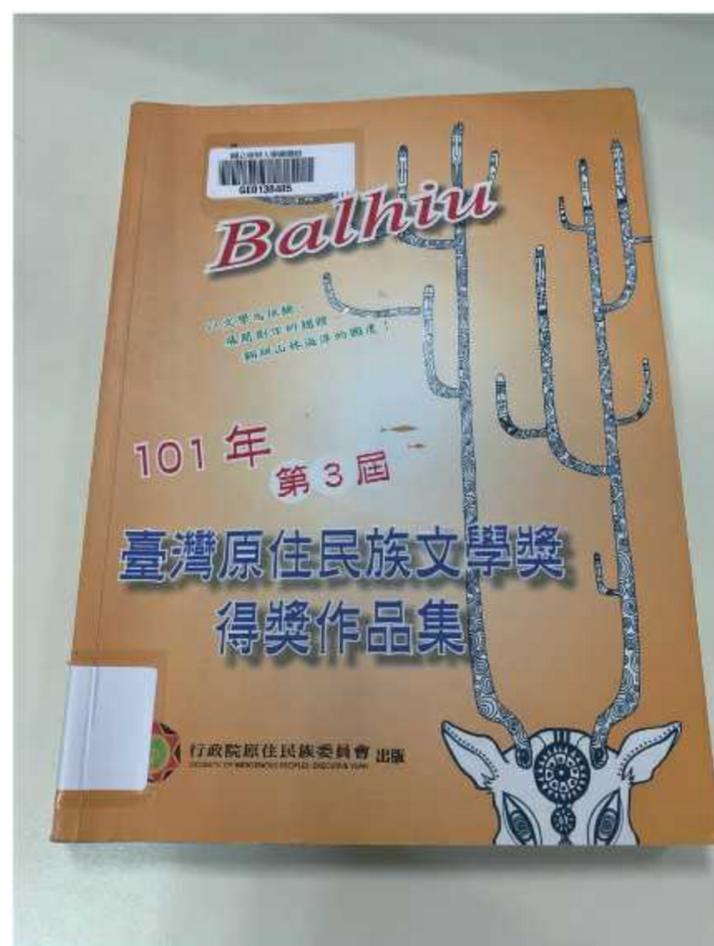
兩部小說相隔兩年發表，主題性別有所側重，〈與孤邁共舞〉是以男性為主，〈抱著屋崩 (UBUNG) 的女人〉則以女性為主，小說承襲在遠古時代流傳的神話傳說就立下的男女有別的社會組織架構，到底是哪一個時代，哪一聰明的先人說出如此浪漫美麗流傳千古的彩虹神話已經不可考，然而這則神話傳說卻有一個嚴肅的主題，「男人要勇獵（獵首、獵獸）、女人要擅於織，死後才有資格走過彩虹橋」，小說則分別在如此祖訓 (Gaya) 下塑造獵人與織女的故事，然而小說中男女主人翁追尋善獵與擅織榮耀所相涉的悲劇，則引起讀者深沉悲憫與恐懼的反思。

〈與孤邁共舞〉小說一開始就在濃濃的太魯閣口傳傳說氛圍展開，使用獵殺山豬與太魯閣人稱「孤邁」的台灣黑熊的等次，呈顯太魯閣族獨特的獵人文化：「獵人風光的年代，獵殺過山豬的太魯閣男獵人，代表這男人有七個膽，

可以放膽說「Snaw ku bi balay」，「山豬兇猛，太魯閣稱為孤邁更兇猛可怕...太魯閣人傳言，獵殺或活捉一隻孤邁，家庭就會厄運降臨，鐵定有人因此而喪命。」，「身上有七個膽的太魯閣族獵人，是不會拿獵殺孤邁當玩笑。」小說並不是單純證明自己是七個膽的厲害獵人，與孤邁對上是經過一番生活折騰後...。小說主角現實生活全然失敗：從小沒有達成父親的期待去念大學、考公務員、有個安穩的工作，出外打工無成卻釀婚姻失軌、妻子因自己出軌自焚...總總的痛苦與不順遂逼上人生絕路；流著太魯閣獵人血液的男人，都想用力一搏證明自己仍是有用的男人，「或許找一隻大山豬對決展現豪勇」；最終走上岔路口，選擇右轉到外祖父的獵獸陷阱區，就在這裡與孤邁相遇，經過一次次慘烈的搏鬥，孤邁被射死，自己險些送命，然而生命意義與夫妻之愛因而有了新的契機。

〈抱著屋崩 (UBUNG) 的女人〉是以女性做為敘寫主題，傳統上擅織是女性的榮耀與價值，因此小說詳盡的敘說太魯閣織布的流程，說明成為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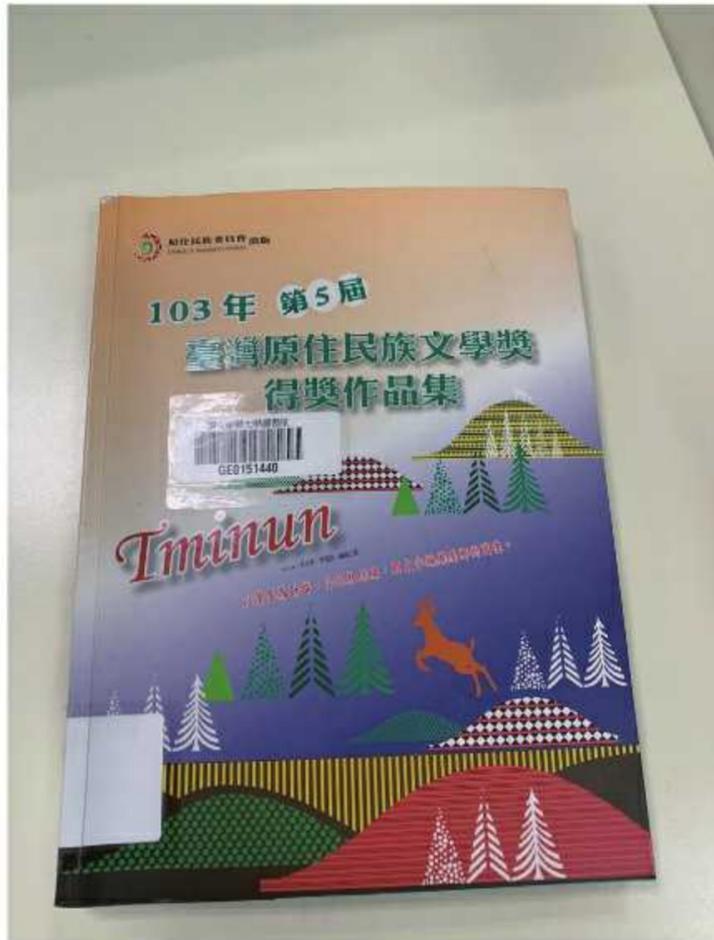
靈慧的傳統織者是多麼難得；女主角生
在日常織布成為文化藝品的當代，熱愛
織布且織品在競賽上得到佳績，然而命
運並沒有得到祝福，反而走上悲苦的人
生，幾經折磨最後躺在床上成為可以思
考的半植物人，維繫她生命的力量則
是成天抱著曾經榮耀過的織布機洞屋
崩 (UBUNG)。作者高明地藉由這位抱
著屋崩 (UBUNG) 的女人的耳朵聽到的
街頭巷說、內在細索思考，鋪陳出故事
主人翁悲慘的人生，包含她的不幸的主
要起因、嫁一個虛有男子氣概卻棄病妻
與子女不顧的丈夫，以及長年叨唸然而
仍是最呵護她的母親。還有她在床上聽
到街坊鄰人日常悲苦的對話，如族人的
酗酒、家庭暴力、婚姻失和家庭離散、
子女隔代教養...。另一方面作者藉癱患
在床上的病人的耳朵聽到的、有限的
思考與行動力，抨擊長照護理人的失
當，以及病患的有知與痛苦。小說以獲
知父親去世的消息，「雙手抱著屋崩
(UBUNG)，淚水橫流在屋崩上，編織
成一片哀傷的布」以及對逆來外力的反
抗作結。這部小說全文充滿悲愁令人難
以卒睹，而在哀愁黑暗中雖也流露溫暖
的微光，然而卻又是如此無奈。



圖：〈與孤邁共舞〉出自《101年第三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作者是花蓮地區資深記者，平日
生活與族人悲欣與共，對於適應當代社
會所產生的悲劇，有著深度惻隱之心，
得獎感言中說：「十餘年來在採訪過程
中，看到眾多原住民家庭身陷在台灣大
社會不適應的環境中掙扎，身心疲累，
導致酗酒、暴力傷害親人甚至自殺，讓
人心痛。」² 當年許多族外評審認為小
說悲苦情節描述不可思議，而原住民大

2 林宜妙主編：《101年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頁78。



圖：〈抱著屋崩 (UBUNG) 的女人〉出自《103年第五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家卑南族的孫大川、巴代兩位評審證實是原住民社會內部的真實。作者將之轉換為小說題材做為一盞明燈，照亮族人內在幽苦，也引導族人在不可逆的現實下，可能有不同路徑的思考與更理想的選項。

兩篇當代小說運用口傳文學的創作方式，回應 1980 年代原住民文學成立時，由於作者身分以及創作內容主題雙重確定，使得原住民文學創作區隔族群邊界，能夠獨樹一格。這篇小說便是

在這個原點上建立其獨特性與其價值。蘇俄神話學者梅列金斯基 (E.M. 梅列金斯基) 的《神話的詩學》，³ 認為神話不僅孕育著宗教和最古老的哲學觀念的胚胎，而且孕育藝術，文學在其發展的進程中，長期以來將傳統神話直接用於藝術目的，⁴ 神話與文學的密切關係是古今中外普同現象，而這兩篇小說創作運用民間神話傳說除了是一種藝術手法外，更蘊含作者對傳統文化深厚的情感，誠如作者得獎感言：「族人對於得米嫩 (織布) 的式微沒落一籌莫展，大家也沒有任何感動...得米嫩是可以從作者的雙手、靈魂找到生命的源頭」⁵ 表達作者對於傳統文化的孺慕之情，而運用神話傳說與傳統文化鋪陳有關獵人與織女的小說，則揭示逝去的文化，族人雖已揮手自茲去，然而留下夕陽的餘暉仍然溫煦。

3 E.M. 梅列金斯基：《神話的詩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

4 E.M. 梅列金斯基：《神話的詩學》，頁 316。

5 林宜妙主編：《103年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頁 47

搭配白飯的樹豆湯， 這樣就是一餐了！

文學創作 Patas bnarah



■ 作者 / Civas Unang



Civas Unang

來自於支亞干部落，族名叫 Civas Unang，小時候給阿嬤帶大，所以童年記憶都跟阿嬤有關。阿嬤走之後，我常常會想起過去跟阿嬤在部落的生活畫面。我曾在日托站擔任志工，偶然跟長輩們聊有關太魯閣族編織文化，因此也開始了我的織布旅程。但也透過編織，我慢慢拼湊了有關我阿嬤與編織的故事。

家門前的大空地，堆疊兩排塑膠小凳子，那是家中長輩們經常利用的空間，包裝山蘇、慶生烤肉、婦女圍在一起閒話家常等；空地上的聲音非常多，有婦女高八度談笑聲、小孩嬉笑聲、塑膠椅跟地板摩擦的聲音、四隻狗狗的吼叫聲等。

經常從我家門前馬路經過的 Payi Biyuq，今天又停在那裡，他喊著：「Ay~Quniq~~!」

坐在空地上的堂姊也對著家裡喊著：「Ciyung 有 Payi 找 Bubu... 妳出來一下！」。

我走出家門 Payi Biyuq 遞上一袋咖啡色的豌豆農作物給我。手握著塑膠袋，我往 Bubu 經常待的廚房裡找尋，「Bubu...」我吶喊著，廚房後門微微推起，Bubu 探頭看著我向我點了頭，「這是 Payi Biyuq 給我的，她說拿給你！」裝有樹豆的塑膠袋被我丟在摺疊桌上。

塑膠袋被打開後，Bubu 拉出一個小水桶，我們將一顆又一顆樹豆筴剝開，被打開的樹豆滲出了一些汁液沾在手上，有白色、米白色、深咖啡色，珠珠被我們撥開，「Bubu 這個好像是串項鍊要用的珠珠喔！」我好奇地問。Bubu 微微抬頭笑著看我：「Aji o, uqun ka nii!」（不是喔，這是吃的）。

後院的白煙緩緩升起，小孀孀把處理好的山肉放在滾水的鐵鍋裡，原本只有柴火的味道，瞬間增加山肉的香味，聞一聞，肚子突然叫一下，「你們趕快



圖：滿滿的樹豆。



圖：樹豆與山產的完美結合。

用喔！Ciyung 餓了，你們手上的樹豆等等要放湯裡面，我有煮飯，今天晚餐這樣就好！」小孀孀邊翻攪鐵鍋內的山肉，邊看著我們。

樹豆生長在太魯閣族的文化當中，同時長久生存於支亞干部落，它需要種植一年的時間，春天將種子埋進土裡，年底長出黃色小花並結出果實，等到隔年的年初就可以採收，那時氣候還是寒冷，被採下的 hiyi「果實」處理好後煮進山肉湯裡，搭配寒冷的氣候，一口喝下去讓人覺得特別溫暖；樹豆在支亞干被種植的量相當龐大，大部分種植於田地周圍，一圈像是區隔開來的圍牆，使田地內部的空間相當隱密，田地的小路很窄，豎立在田野邊的樹豆茁壯茂盛，騎機車或腳踏車都要小心翼翼地注意，那些往外發展的樹豆葉片，一不小心就會狠狠地被樹葉賞巴掌。

冷冷的冬天，Bubu 叫醒正在睡午覺的我：「Ciyung, Tutuy da, mha ku qmpahan da.」(Ciyung 起床了，我要去田裡了。)Bubu 坐在門口等著我醒來，包裹在厚棉被裡面的我貪睡那幾分

幾秒鐘，緩緩打開厚棉被，外面的空氣簡直是打開冰箱的溫度，直吹我頭髮，我又縮在棉被裡面閉上眼睛繼續貪睡幾分幾秒，Bubu 回頭看我：「Ciyung... nhari」(快點)，調皮的我想要逃過一劫，繼續假裝聽不見，媽媽腳下的塑膠十元拖鞋急促地由遠而近，她用力把棉被往上拉開，我在空中轉了幾圈，叭一聲倒在地板，媽媽對著我怒吼：「你要讓 Bubu 等多久！」。

捲縮在冰冰的地板上，我發出大哭大鬧的聲音，Bubu 溫柔地把我抱起來，為我換上厚厚的衣服、襪子，淚水汪汪，憋著嘴的我被 Bubu 帶去後面的田裡，我穿著雨鞋，天空冒著綿綿細雨，Bubu 也把自己包得緊緊的，好像一顆毛線球。

走到 Bubu 的 qmpahan，Bubu 在一小片的地瓜葉上，翻了翻葉子用鋤頭輕輕地把土挖開，我很喜歡鋤頭與土壤、石頭相互碰撞的聲音，聽見這樣的聲音都會聞到一陣香香的味道，沉穩的 Bubu 忽然轉身把蚯蚓放在我眼前，來不及長大的蚯蚓不小心被 Payi 的鋤



圖：支亞干部落。

頭撞成一半，原本剛剛還不情願的跟 Bubu 來 qmpahan，看到蚯蚓我的表情瞬間一下驚一下好奇，不開心的情緒瞬間轉換為對田地的好奇心。我拿起了另外一個鋤頭到處挖土，到處找蚯蚓，時間過了一回兒，我把田地一半的蚯蚓都挖了出來，Payi 交代過我不要越過田地種一圈的樹豆，因為那是與隔壁 qmpahan 的界線。

我被樹豆上開出的小黃花吸引住，實在是讓我想要摘下來，小小年紀的我

根本摸不到挺拔樹豆上的小黃花，墊起腳尖手奮力往上想要用力抓住小黃花，結果一個不小心往前仆街，鼻樑撞上樹豆的樹根，整張臉接著往土壤砸下去，我趴在 qmpahan 上用力地大哭大叫，引起 Bubu 的注意：「Ga su inu Ciyung!!」。(Ciyung 你在哪裡！)

我坐起來大喊著 Bubu，手指著小黃花，下意識要 Bubu 幫我摘幾朵，Bubu 嬌小的身影望著樹豆下的我說：「sungut ka nii o.」（這是樹豆喔！），

身形不高的 Bubu 走到樹豆前，我感覺她栽在整棵樹豆裡面，像線融入織布一樣，結為一體，Bubu 沒有為我摘下小黃花，她順勢把頭上的毛巾摘下來，將一個又一個 hiyi sungut (樹豆) 包進毛巾裡頭，採收完後，Bubu 遞上被毛巾包裹起來的 sungut 跟我說：「jii han!」(拿一下)，Bubu 背起裝有地瓜的 brunguy (竹簍)，我跟在她的後頭走往回家的路上，樹豆包裹在毛巾裡面，我把它們放在摺疊桌上，驕傲的跟媽媽說：「今天我有工作喔！」

Bubu 跟媽媽圍在摺疊桌前整理樹豆，樹豆被快速的剝開並裝進鐵鍋裡，其中一顆樹豆掉落在地板，我好奇地拿起來想要放進嘴巴裡面，被 Bubu 阻止了，這是等一下要煮湯用的。

我的 Bubu 幾年前過世，廚房除了自己會料理現代化的速食，其餘時間我很難長時間待在廚房裡，在今年年初 Payi Biyuq 傍晚騎著機車經過家裡，遞上一包樹豆給我，用她高八度的聲線問我：「你會煮 sungut 嗎？你拿去煮餵！」。我接過裝有樹豆的塑膠袋，坐

在家門前的大空地整理樹豆，想了想當時 Bubu 在樹豆裡放了哪些食材，是如何處理樹豆...

我帶著困惑習慣性的往家裡廚房走，廚房後門因為不常使用，被狠狠釘上鐵釘無法開啟，後門縫隙飄出了些許白煙，我從前門繞過廚房通往後院，小孀孀正抓著奄奄一息的雞，在熱水鍋裡翻動不過幾秒，我抓著裝有樹豆的塑膠袋給小孀孀看，「我家冰箱上面有山肉等一下用，我們先來拔雞毛餵。」

小孀孀正熟練地處理那隻她養的雞。雞毛被我跟小孀孀拔得精光，讓雞露出了白亮亮的軀殼，雞肉被放在小水桶裡面，等待小孀孀把它解體後，放進塑膠袋裏面裝進冰箱裡；我跟小孀孀回頭把樹豆剝開來，把一顆又一顆的樹豆裝進鍋子裡，原本還在困惑的我，長輩在身邊的時候，做什麼就都順手了，小孀孀告訴我樹豆放進湯裡面跟山肉煮，搭配白飯就是一餐了。

原來就這樣簡單，那些重要的回憶輕輕的變成自己的經歷。

割地之傷何時了 但願未來有所期

部落議題與現況 Euda alang



■ 作者 / Tusang Misi



Tusang Misi

Truku

70年級的部落青年，在生態教育的路上重拾太魯閣族的文化。喜愛將生態與文化融入家庭生活，喜歡用生態與原住民傳統文化生活陪伴與教育孩子。

近期，部落開了一場不短的會議，因為疫情的關係，有很多議案待討論，但最讓母親心傷的，便是礦場公司打算在布拉旦對面的山上開採石礦，會議上有的議員、代表，大抵抱持著支持鼓勵的立場...

地方代表、議員、持支持立場的部落居民：「你們不是要工作嗎？那你有工作讓你們做不好嗎？」、「開礦之後，我們就可以拿到回饋金...」、「將來部



圖：布拉旦部落旁攝影，右側的天空，曾有過與左方同高的山丘，經過 30-40 年開採，已然消失夷平。

落可以有更好的發展」，類似的話語此起彼落、言猶在耳。

母親說：「某公司可能要停止採礦，改到我們部落來進行開採，聽到這樣的消息，我一個人坐在三棧溪哭了半天，某個遠房親戚說，你不要來反對，我打算要過去（礦場做鐵工），某個表弟說

你不要來反對，我打算要過去（找工作做）...」。

布拉旦部落的礦場已有很多年的歷史，甚至已實現愚公移山的目標把布拉旦部落鄰近的一座小山給移平，還記得那座小山伴著的成長而消失在我的記憶中。小時候常常可以聽見家對面的山



圖：三棧礦場路口攝影，過去的山地轉為平地，礦場目前似乎也處於停工關閉的現狀。

上三不五時炸山，一出家門就能看的見卡車在平台上運送礦石，隨著我漸漸長大，對面的山丘愈變愈低，直到我成年後，我才不經意發現這座小山像變魔術一樣不見了！還記得工作實習的時候，因為山挖完了，礦場公司更在鄰近的山頭上動工，但因為山頭太高較不起族人的注意，只是，隨著 google 衛星地圖

的更新，仍然可以上網查閱到採礦地愈來愈廣。礦場開採了幾年，一直到了距今 10 多年前，一場颱風帶來部落對面山地土石坍塌、走山，才引起族人們的恐慌，最終暫停了礦場的開採。

自日本殖民後，太魯閣族族人在平地的生活大不容易，相較過去以往，自



圖：過去這裡有座小山，礦場邊有部分居民在鄰近做起小生意，現今山已挖平，礦場停擺。

給自足的山林生活，也許也並非容易，但靠山吃山、總能擁有自己的部落的一片天地，更有自己的尊嚴與驕傲。尤其，對於獵場的傳統領域，他人若私自侵犯，總要對方一償沉痛的代價，甚至引發戰爭來宣告部落的權益和捍衛民族

的精神。直到近代，族人離開了山林，接觸了文明，反倒是放下起獵槍拿起了鋤頭或遊走有一天沒一天的工作，生活更加困難，以至於部落外部勢力進入，族人不再拿起刀槍抵抗，選擇擁抱、選擇期望能安穩的工作與生活，而其中也

不乏變賣土地的例子。從誓死捍衛傳統生活領域到敞開大門，當中的流轉如流水帳般難以說清，但我仍相信太魯閣族人生命的韌性，不過百年間，從刀耕的文明進入 3C 的世代，我們的基因、血液都還來不及轉換嚮往自由的山林狩獵和織布，又如何能跨越千年文明的流轉繼續生存呢？但我們走過來，所以我們太魯閣族是如此堅強！

在日本侵略的時代，部落總在威脅、利誘的逼迫下一步步敞開部落的大門，或者接受投降、或者聽從其安排，其中不乏同族或外族的「通事」（註一）勸說，讓部落低頭求共榮，但過去部落往往選擇以出草、開戰的方式面對。對比今日，依然不乏站在外部勢力的在地仕紳以「發展」為由「鼓吹」以回饋金的發誓開放山頭，只是，過去一律不妥協、不輕易低頭的先輩，換成了欣然接受的當代族人，不知在彩虹橋另一頭的祖祖輩輩，心中又是作何感想？

我相信太魯閣族人對面生活的堅強，過去父母如一般族人一樣胼手胝足在山林裡尋找祖靈們的祝福，或是溪裡的魚蝦螃蟹、或是山中健壯的野味，又

或是在震耳欲聾的廠房裡，用自帶的過濾系統的鼻子在滿是塵灰的廠房裡找尋一點能呼吸的空氣。時光匆匆，猶見父母朝如青絲的頭髮，現今轉眼已漸暮成雪。不短的 30 年已過，山沒了，礦場停工了，父母的工作也早已從勞力密集的礦工轉為陪太陽上下班的農夫。有幸，兄弟姊妹，都能不枉父母的辛勞，終能各自擁有溫飽的工作讓父母不至於擔憂，只是，一代又一代，當初也許堅信大人辛苦一點放下族人的堅持，下一代會有更好出路的母親，30 年過去了，我們依然要削去祖先留給我們的山頭，也許因為如此而難過吧？

有幸，我能在部落裡服務，看見一批又一批可愛又美好的下一代希望，他們又會帶領族人走向什麼樣的未來呢？對此，心懷感恩與盼望！我相信太魯族人的依然果敢堅強。

近日幸運地與太魯閣族當代青年籌備第一屆太魯閣族青年論壇，在會議中，不乏我們在地教授、老師、文化工作者及在地產業推動者，為此我感到太魯閣族的未來充滿曙光！部落的青年已悄然在各領域逐漸抬頭，似乎正慢

慢地展現過去久遠的驕傲，所以，我們能不能活動少辦一點，一包米、一瓶沙拉油、一包洗衣粉，好像不是困難的事情？先思考山頭保護起來，自己的經濟自己來不好嗎？

註一：通事 - 擔任官府與番社之間傳譯、溝通、催辦公務，包括辦理官役、官差、嚮導、收租完課等事項。

（節錄自文化部網站台灣大百科全書）



圖：布拉旦對面山頭為最新的礦場預定地，約莫 10 多年前下方處曾有坍塌釀成部落人心惶惶，致使礦場一度停擺，如今已準備再度開採。

被掩埋的稻米

部落議題與現況 Euda alang



■ 作者 / Yawas Teylung Truks

Yawas Teylung Truks

我來自萬榮鄉西林村太魯閣族，在 20 歲踏上織路，與部落姐姐們以及其他原住民族一起分享交流織布故事，畢業於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



系，現任支亞干文健站照服員。

從大學時期接觸其他族群，受其豐富的文化歷史 / 脈絡等，進而反思自身族群文化歷史的重要性，投入西林社區發展協會，跟著部落青年一起執行各個大小計畫，更貼近部落的人文風情及傳統技藝，田野調查是從大學開始培養，在談話之間呈現過去的生活樣貌，以文字記錄下來，為未來想了解部落的年輕一輩，有更完善的資料檔案提供參考及研究。未來還想繼續紮根紮穩，和願意留下來的青年一起發光支亞干部落。

我走在沙子路上，手裡的繩索延伸出去的是一隻水牛，牠的步伐緩慢，時不時得用力拉繩索示意水牛走快點。從家到田裡至少花了半小時，天未亮時就出發，還有 100 公尺就要到田地，太陽探出微微強光，在田旁邊等待我們出現的是我的父親，四目對望後手拉繩的力道加重，只想加快速度不想再讓他多等幾分鐘，奈何水牛依舊緩慢依照牠的節奏走著。

赤腳踏入田裡，清晨的水刺激所有神經，不經打了個哆嗦。在等待我們的到來時引水道已經被打開了，並讓水流進田裡。接著，把水牛牽到田裡，從家帶過來的木板放在水牛身後，父親把綁在鼻環上的繩索放長並丟向我，再拿起一條木頭套在水牛肩上，木頭兩端綁著繩索延伸到地上的木板上，眼神示意我站在木板上，並開始給水牛指示往前走。

我習慣性地往後看去被犁過的痕跡，腦中模擬一遍從木板下一條條鐵條，以及水牛的拉動梳開腳下的泥土，形成了人與動物結合的耕耘機。這頭水牛跟我們下田久了，駕輕就熟很快犁好一半田，身旁的人負責修正水牛行徑的路線。

當我停止呼喚水牛，才發覺附近的水田也聚集一些人，同時為下一期耕種稻米作準備，這時太陽也已高掛。離開水田看著一旁的引水道裡潺潺而流的山泉水，在引水道把手腳清洗乾淨。這座引水道工程耗時，田地附近有三個水源，有兩個水源離田很近，方圓一公

里內，另一條水源比較遠，將近半山腰處。

我還沒出生時，引水道就存在了，族人們用鋤頭在地上挖出小坑，一尺一尺順著挖下山，挖到水田處，水就下來了。當然，這些水源是部落族人一起共用，有時水斷了，會一起沿著引水道往上查看。每每聽父親說起，臉上不顯露出一絲神情，但我仍感覺到這件工程背後的汗水有多麼辛苦。

看向遠方的人在田間角落單手揮出又收回，再揮出，動作重複，眯眼一看是未脫殼的稻穀。這是在培養秧苗的固定區域，等待秧苗成長，會再拔起來，準備後續插秧的工序。撒出去的是去年保存的稻穀，每年收成會保留一小部分作為明年或後年的種子。

最一開始的稻穀是爺爺到林榮的雜貨店，用自己耕種來的花生、玉米交換而來，那間雜貨店的伯伯很善良，只要是我們想交換的物品甚至錢財，他都很樂意，二話不說交易完成，部落族人沒有人不認識他。



圖：過去種植水稻的區域。

當時的稻穀分為三種：Dhqy(糯米)、Daun(在來米)、ほうらい(蓬萊米)，前兩種適合種在山上，並使用旱稻的方式種植，與原生的 Masu(小米)採用同一種種植方式。蓬萊米日文發音像中文的「後來」，使用水田種植。稻米種植時間一年兩期，於春天秋天兩個季節，約莫兩到三個月方可收成。

黎明升起，大家早已來到水田準備插秧工作，這天除了我們，還有親戚以

及過來換工的族人。每個人各自到旁邊的水田插秧，如同過往的分工模式，很快地站在自己的位置。我習慣性地先等他們先插下一排秧苗，作為基準距離，再跟著前面的動作，左手捧著秧苗，右手抽一根即插在土裡，時不時望向前方，深怕秧苗被我插歪，一株一個位置。

親戚和族人在一旁的水田彎著腰，時而被他們的談話聲牽引而分心，回頭

看向前方認真插秧的人，全程像默劇般的動作上演，重複性的抽拔手上的秧苗並插下土裡，我只好摸摸鼻子繼續動作。

溫度逐漸升溫，毛巾再也擦不掉任何一滴汗水，手腳上的泥巴乾了一層又一層。趕在太陽高掛，秧苗全數種好，累癱的我在田邊席地而坐，耳邊傳來呼喊著親戚和族人到家中享用午餐，犒勞大家的辛苦，聽到要吃飯精神都上來了，胡亂拉扯水牛的繩子就往家方向衝去。

餐桌上有香噴噴的米飯、地瓜、花生、炒野菜、蒟蒻、山肉湯，看得我直流口水。飽餐一頓後，各自回家休息，並等待稻米收成的時候再相聚。在稻米成長過程，得時常到田裡巡視，開始長出雜草時就有的忙了，拔完草後施灑肥料，有時拔完草還不會灑肥料，依照稻米生長的狀況來判斷。

稻米開始結穗時，會出現一大群 Purut (山麻雀) 來偷吃，我和母親開始著手架設用竹子做的趕鳥器，作法是

在竹子上綁滿鋁罐，當 Purut 停留在竹子上的瞬間，重量使竹子傾斜，鋁罐相互碰撞，發出的聲音嚇跑大部分 Purut。另外，還會製作稻草人，妹妹們定期來換衣服。

閒暇的午後和母親帶水牛去散步，突然被她的笑聲愣住，並投射疑惑的雙眼看過去，緩和過後，母親說到國小時，外婆規定下課後或非農忙時間要幫忙帶水牛去散步，有次一個人牽水牛在路上時，遇到別家的水牛，雙方就開始發脾氣，互相撞擊，誰也拉不開水牛的爭鬥，除非牠們自動停止，母親笑說當下直接嚇哭，趕緊把繩索綁在一旁的柱子上，再跑回家找外婆求救。

嚇哭時還記得先綁好繩索那一段笑到我不能自己，害怕水牛打架之外，反而更害怕弄丟水牛而被外婆懲罰，真是可愛。

兩個多月過去了，親戚和換工的族人聚集在家外，和上次是同一批人，有五個人推著腳踩式脫穀機，大部分手上拿著手套和鐮刀，父親牽著一隻大



圖：部落共 12 鄰，過去水稻種植範圍從 2 鄰到 4 鄰，約 200 公尺的種植區塊。



水牛，而我牽著一隻小水牛跟在一旁。清晨時分氣溫涼爽，腳踩著草鞋，一步步走向金黃色的稻田。和我們交代幾句後，各自分散，有的砍下一叢叢稻草，有的把稻草搬運到腳踩式脫穀機旁。

跟著父親的做法拿著稻草放在木輪上，踩住腳下的踏板，固定的節奏一上一下，腳作為動力帶動齒輪並使圓木輪順時鐘方向轉動，木輪上凸出的半圓形鐵絲，一排約莫 13 個。我們只要把手上的稻草放在圓木輪上，讓木輪的轉動

刮下一粒粒稻穀，一面的稻穀脫落了差不多，再把稻草翻轉繼續刮落另一面的稻穀。

中午時分，所有人在路旁的樹下吃飯，休息一刻鐘又繼續採收、脫稻穀，直到太陽下山全數採收完畢。水牛拉著車，載運著剛採收完的稻穀，走在石子路上，來到另一水田處，這裡種植水稻的面積更大，全長將近 200 公尺，但大部分的田地沒有水源，還得透過人力使用孟宗竹，竹節全部打通，再灌水進

去，需要兩個人力抬到田間，直到土壤滿溢出水來，才開始之後的犁田、插秧等工作。

草鞋與石子摩擦的聲響，在日暮中顯得悠閒自在，空氣中瀰漫稻草香味，視線雖然昏暗，依然可以辨識這塊田地也已採收完畢了。到家後，先把一袋袋的稻穀放到倉庫，明天一早還得搬出來晾曬太陽。牽著水牛到家後方的空地，抓起一大把的牧草放在水牛腳前，水牛像餓了三天三夜，立刻吃起牧草大快朵頤。

天未亮，全家總動員搬運麻袋到空地，放出金黃色的稻穀，先用爪子耙分散稻穀，再用耙子刮出稻草，最後赤腳站在稻穀上，雙腳拖著地的向前走，稻穀上出現兩條被劃開的路線，一前一後，又換了方向，變成了一左一右，用雙腳繪畫出來的線條，有如藝術作品，經太陽一曬更加鮮豔。

待稻穀吸收太陽的精華後，用竹掃把集中稻穀，再用穀篩撈起放入脫穀機，木製脫穀機的動力在手把，需要人

力轉動，一人負責轉手把，一人用麻袋接脫穀好的稻米。等到稻米脫殼完畢，放置在家中最乾燥的倉庫裡保存，這次的收穫量足夠吃上一年。

故事說到這裡，老爸回憶小時候跟著爺爺一起種植水稻的過程，在那個時期種植水稻是一件勞動力龐大的工作，無法想像在沒有成立引水道的稻田，來來回回揹著孟宗竹搬運溪水，耗時又耗力。為了一家子的三餐付出汗水，是過去務農社會的正常狀態。水田種植也讓部落保持換工方式，人力的流動讓水稻的收成更往上提升。

老爸說爺爺過世後，某一年的天災，颱風帶來豪大雨，鬆動水田後方的山坡，土石流沖帶走一大片田地，埋沒過去辛苦建立的引水道及多年耕種的水田，也埋沒了在這塊土地上的故事。

從此，這個空間、這塊土地，再也沒出現父子辛勞翻土、播種種植水稻的身影，連帶餐桌上的菜餚，好長一段時間，又回復到只有地瓜及芋頭的顏色了。

璀璨部落～希望無窮

—從觀光的角度來看部落的未來發展

部落議題與現況 Euda alang



■ 作者 / 游青龍



游青龍

Truku

秀林鄉布拉旦人，現任布拉旦部落會議主席，曾任國中英文教師，目前致力於部落觀光產業推動與社區營造等工作。

三年多前，離開了花崗國中近 25 年的教職。

因緣際會的巧合之下，前三分之一的時間，我在太魯閣山月邨飯店從事公關工作，向外來遊客以中文、英文解說我們太魯閣族的文化及生活；後面三分之二的時間成立了「花蓮縣秀林鄉布拉旦英語力文化推廣協會」，結合公家單位的資源，繼續部落國小孩童課後輔導及教授國高中生英語。



圖：取自網路（三棧社區發展協會）。

再後來，當選布拉旦部落會議主席，對於部落的生態文化，略知一二。

這三年多的時間裏，我覺得布拉旦部落唯一可以進步、並向世人大聲驕傲的是，觀光業的發展。

我在這篇文章中，粗略地描述一下部落的狀況。

【布拉旦部落的地理位置】

秀林鄉位於花蓮縣北半部，北鄰宜蘭縣南澳鄉，東北濱臨太平洋，東南

連新城鄉、花蓮市、吉安鄉、壽豐鄉，西鄰台中市和平區、南投縣仁愛鄉，南接萬榮鄉，為全台灣面積最大的鄉，其面積比新竹縣等 11 個縣市還大。景美村分別有加灣與三棧兩個部落，總面積 43.8077 平方公里，人口數約 2.194 人分為兩個聚落。族人大都以家庭、信仰、生活、在地產業...等，融入部落生活圈。

【看見布拉旦的希望】

每年寒、暑假，都可看到外地遊客絡繹不絕，親子同遊來到三棧部落戲水遊玩，三棧溪最適合親子消暑活動，眼看著外地遊客進來消費部落，延伸環境衛生及垃圾問題。

【創造就業、老弱婦孺就近照顧】

因年輕就業人口無良好工作機會，紛紛外移就業，社區產業若能永續發展工作機會增多，青年自然會願意返鄉發展，社區老弱與小孩也能獲得照顧。因此部落更需要地方產業創造在地經濟，讓青年返鄉服務社區老弱也能獲得照顧。



圖：具備自然與人文特色的三棧溪，始終具備發展觀光的潛力。

了解到了整個部落狀況，在我的老師們協助下，10月6日起，「花蓮縣秀林鄉布拉旦英語力文化推廣協會」，跟秀林鄉公所提了「璀璨部落～希望無窮」導覽人才培訓計畫，目的在培育在地導覽解說人員，以部落居民為主要訓練對象，聘用在地專業師資導覽，進而盤點部落資源及活化硬體設備。

更細緻一點的說明，這個計畫的目的，第一階段，乃是聘請在地專業師資，盤點現有資源及活化硬體設備為階

段任務。

第二階段：培育在地導覽人才，並訓、用合一。

以社區族人為訓練導覽解說員，教導學員正確觀念，充實專業知識領域，並落實訓、用合一之原則。

第三階段：設計遊程規劃。（半日或一日行程）



圖：訓練場域以社區公共空間三棧文史館為學習教室。



圖：聘請專業師資盤點現有硬體設施，加以活化運用。



圖：三棧溪一隅。



圖：交流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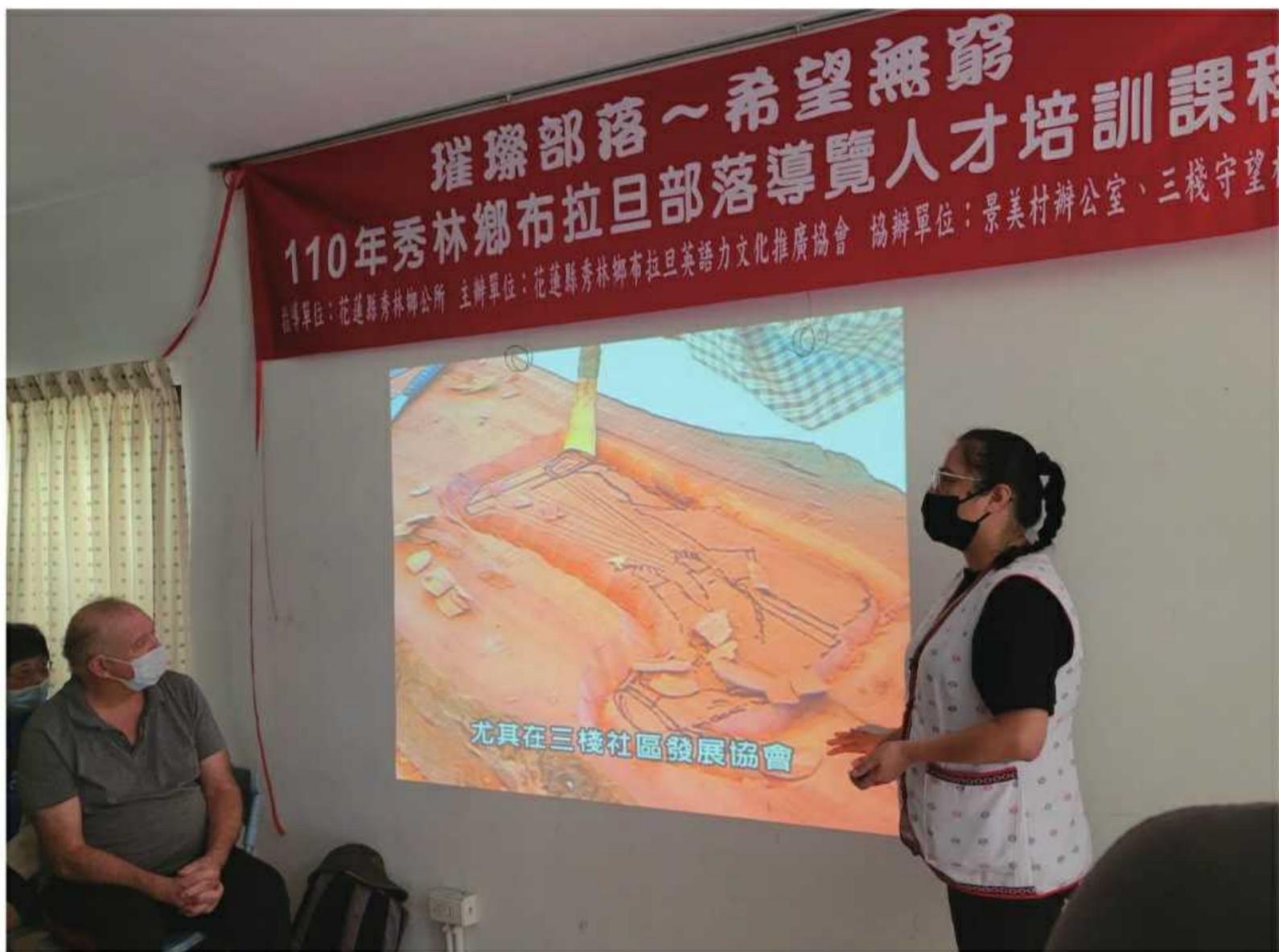
圖：致贈物資給社區小朋友。

第一、二階段已具備基本專業知識及導覽能力並實際操作後，再設計遊程規劃。

第四階段：邀請旅遊團隊踩線實

作。

廣為行銷。如臉書、各大網路社群媒體，邀請旅行團來踩線實作。



圖：培訓交流課程。

【未來趨勢發展方向】

藉由秀林鄉公所等公家機關，爭取經費讓在地族人透過導覽解說，培育種子師資。讓在地族人透過專業師資培育

養成班，提升自我能力達到訓用合一，讓來訪遊客透過體驗遊程產生消費，亦能帶動部落族人經濟產業，增加就業機會，解決目前所面臨之窘境。

精緻化栽培 推廣部落農特產

部落議題與現況 Euda alang



■ 作者 / 林正木



林正木

Truku

本人到部落辦理活動時與原民農友接觸頻繁。由於農友默默深耕在地產業，扮演延續部落文化及農業中要角色。惟部落資訊流通較為落後，感人肺腑及激發人心故事未被外界看見，本人希望宣導族人的優良事蹟，一方面提升讀者到部落體驗消費，另一方面作為農業典範，更吸引年輕人返鄉發展。

若從花蓮市區出發往北，延著臺9線，東邊是曼波魚的故鄉「新城鄉」，西邊是依山傍海的「秀林鄉」，到了景美村向左轉就是加灣部落，您可能會在部落道路邊，看到唯一用A式支架種植火龍果的果園，這個隱藏在中央山脈的果園，就是由田約翰（族名：Hani Yudaw）一手經營的火龍果，除了身先士卒，持續在部落推廣水果產業。



圖：做好分級包裝，提升銷售效率。



圖：運用以色列製造的噴頭提高灌溉水噴灑的面積。

守護上一代土地 回復農地生機

年輕時的田約翰在社會打滾多年後，於六十耳順的年紀，開始落葉歸根，告老還鄉。面對退休後人生規劃，上一代留下來的土地，成為了田約翰立足的腳墊石。以前上班時總是被工作綁住，心有餘而力不足，無心管理農地，讓良田變成了荒田。如今職涯劃上句點，留在部落後，剛好搭上公所在推廣火龍果，並幸運抽到受輔導農戶名單，從此久未整理的農地，終於可以在上一

代留下來的珍貴土地上揮汗耕耘，回復農地綠意盎然的生機。

向前輩學習 提升專業技術

田約翰既未務過農，也不是農業科班畢業，對於農作是一個門外漢。田約翰表示：「小時候在部落常見的作物有地瓜、山蘇、桂竹等，火龍果卻不常見」，還以為是仙人掌新品種，因此既對它陌生又好奇。接觸之後才知道火龍果能在枝條上長出紅色的果實。雖然感



圖：採用草生栽培。

到新奇，但是對它卻一知半解，田約翰頓時沈思，若想要種出產量及品質上等的果實，向前輩學習是必經之路。踏入火龍果產業後，栽培啟蒙老師是部落種植經驗豐富的火龍果前輩，也是目前參與的產銷班，前任班長陳班長及溫班長，田約翰表示，「感謝兩位熱心的賢

拜經驗傳承，減少自己摸索的時間，提升專業耕種技術」。

專業化生產火龍果

投入初期階段，田約翰把自己當成是海綿，不斷的吸收知識，增進農業

經歷和技術。看的越多經驗也越豐富，開始建立起自己的想法及見解，走出自己經營的模式。當產銷班員一窩蜂向供應苗的業者取得種苗時，田約翰卻不著急取得，因為不清楚種苗的來源及品種，他寧願自己花錢，向有機火龍果果農購買，並請專業果農到果園指導，他表示，「我的火龍果不用人工授粉，反觀其他班員都須要透過人工授粉才能結果，而且果實大小不一」。

此外，看到班員架設的鐵絲及石柱，不僅影響在田間工作的機動性，也降低作業效率。為了改善此缺點，請桃園的廠商來架設 A 式支架，行距間的鐵絲從此在田間消失，從此農機具在田間更加靈活。另外，每一株距插入一支鐵柱，旁邊只種植一棵火龍果，避免過於擁擠，影響生長發育。水管系統採用以色列製造的噴頭，便宜又好用，提高灌溉水噴灑的面積。

堅持友善耕種 不施化肥農藥

務農前，田約翰曾經在大醫院及診所工作，負責藥品管理，他認為藥物適

當服用可以幫助治病，反之，可能成為危害健康的藥品。投入農業後，也不忘導引這樣的理念，堅持走向友善耕種，不施放會危害環境生態的化肥、除草劑及農藥，取而代之的是有機肥，以及寧願辛苦一點，採用人工拔除病株與機械除草。雜草對田約翰來說是對環境有相當益處，延用祖先的生態智慧及保育觀念，對於雜草及野生動物不會趕盡殺絕或除盡，採用草生栽培，除草時僅割除上半部，保留地下根部，以維持土壤溼度及水土保持。化肥更不會在果園裡出現，除了公所補助的有機肥外，農場的殘枝落葉及雜草，也會善加利用製作成堆肥，減少廢棄物生成。

做好分級包裝 提升銷售效率

田約翰曾經到過市場，向果商買水果的經驗。大都看到農產品都是用塑膠袋裝在一起，秤斤論兩賣給消費者，有些眼睛明亮的消費者，還看到袋子裡魚目混珠品質不佳的產品，老板就降低價格或是半送半賣，這樣方式感到不誠信外，也很難提高售價。自己辛苦種植的產品，不願淪為低價品，也不想因格外

品就採取半送方式。務農後，看到農產品也可以很精緻，而且價格賣到不俗。田約翰認為，「除了前端的種植技術要到位，生產出品質優良又符合市場賣相的產品，另外一個關鍵是採收後的分級包裝，它是有助於價格、美觀提升的重要功臣。」

紅潤通透的火龍果，經過田約翰的巧手，小心翼翼依果實大小粒，整齊劃一地放置在包裝盒，透過 line 供應給預定的親友。目前田約翰分級的規格有 4 級，價格從 500 元至 100 元不等，包含特級為每粒 14 兩以上，6 粒裝；1 級為 11 至 13 兩，2 級為 8 級至 10 兩，3 級為 5 至 7 兩。視覺化標示各規格之重量及價格，不僅可以提升銷售效率，也讓消費者可以輕易地依自己的需求選購。

格外品也不浪費 製成果汁分享

經過一年的努力後，豐收的季節終於來臨，果園裡到處都是似紅火燄又帶有光澤的火龍果，高掛在每一枝粗壯的

莖上，等著適當時機被採收。雖然看似滿園有結實纍纍的火龍果，其實也隱藏著品質欠佳的果實在其中，因為形成的因素許多，田約翰娓娓道來說著：「包括病蟲危害、動物啃食、營養不足、樹體磨擦、授粉不良等」。這些格外品雖然未入選到分類的等級，但是在田約翰心中，它們仍是有利用價值的產品。

採收後送到農場包裝場，經過嚴格的篩選後，品質佳的果實入選為上等貨，可以進入到消費市場。未獲選的產品成為次級品，一般農友處理次級品的方式，大致有做成堆肥、二級加工、製作酵素、料理食材等，田約翰選擇了做成果汁，在炎熱的夏日只送不賣，提供消費者或親友來杯消暑的果汁，間接促進銷售。

鼓勵族人評估後再返鄉投入農業

部落每家戶族人，大部份都會有祖先留下來的保留地，讓下一代可以運用農地耕作，以維持家庭生計，因此農地幾乎不欠缺，只要好好善加利用資源，



圖：採用 A 式支架種植火龍果。

也能安身立命。近年來中年退休、或是青年，憑藉著有土地資源優勢，漸漸有轉型從事農業或是當做事業第二春，其中有經營普通的、也有做的有聲有色，對於有心返鄉從農的族人，除了興趣及

熱情外，呼籲族人一定要先問自己真得適合在農業環境下工作？資源、條件及承當的風險是否足夠？評估後可以從農，再來返鄉投資，成功的機會才會大。

我的獵人之旅

學生專區 Patas qnita laqi matas



■ 作者 / 田康甯

見晴國小六年級



圖：夜間觀察。

你曾經跟著族人的步伐，去探索我們祖先的文化嗎？你有過在山上生活的體驗，去感受我們族人的生活智慧嗎？是的，我曾經在五年級的時候，跟著我的同學和獵人耆老一起上山度過兩天一夜的獵人之旅，實地感受獵人如何展開他的智慧在山野間活動，那是一次令我不能忘懷的尋根之旅！

耆老晚上帶著我們四個人去狩獵，看看能不能抓到山豬或山羌，也看看

夜間有哪些動物會出沒？結果一隻都沒抓到，反而看到了季節潮濕時會出現的蛇，也看到獵物的窩，已經很難得了，這件事至今仍讓我念念不忘！兩天一夜的體驗活動中，我認識到很多祖先狩獵的技巧，比如說用鐵繩來做陷阱，可以把動物的腳套起來，然後掛在半空中，動物被套到時，越掙扎鐵繩就越緊，我們的祖先真聰明呀！更重要的是我們族人分享的傳統，獵到動物要跟大家一起分食，以後才會得到祖靈更多的祝福及族人們的幫助。

獵人之旅中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獵人教我們如何生火，我以為我們要用祖先生火的方式，結果不是，是先用一種看似橡膠的東西，用火點燃它，不然用鑽木取火，恐怕菜鳥的我們木棒轉到黃昏，手也酸了還生不了火；我們擔心吃不到晚餐，就以最溫柔的心情和最快的速度點燃它，火焰慢慢燃起，耆老在一旁也為我們歡呼，我們也為自己感到驕傲。

這次獵人之旅的體驗活動，真的讓我學到很多祖先的生活方式和智慧，山



圖：學生起火。

林原本就是我們的家，學會如何在山野間尋找獵物的足跡及探索夜間的動物世界，不僅滿足了我認識山林的好奇心，也讓我感到跟著祖先的腳步前進是件很溫暖的事，此外，我還學到狩獵時要注意什麼？什麼季節不能打獵？有哪些打獵的禁忌？這些道理都是祖先流傳下來給我們的，就算時代變動的再多，我們的太魯族文化還是要一代傳過一代，也要讓我們的學弟妹們知道學習祖先的生活智慧是一件很重要而值得的事啊！

狩獵體驗

學生專區 Patas qnita laqi matas



■ 作者 / 顏志平

見晴國小六年級



圖：野炊起火。

你覺得到山上睡覺可怕嗎？你覺得跟著獵人在晚上進行夜間探索活動緊張嗎？我一點都不會，因為我有手電筒，而這個活動的一切都讓我覺得很新鮮也充滿好奇，何況有同學和老師的陪伴。一到山上，我就覺得我們真的是幸運的一群人，老師已經幫我們準備了好多的食材和生活物品，夜宿的工寮雖然在山上，但是有燈有桌椅還有簡易廁所，所以，展開兩天一夜的活動真的讓我一點都不害怕也不緊張。



圖：野炊前置準備。

活動中最有趣的體驗是耆老教授他們小時候如何生火煮飯烤肉，也讓我們試著在火堆中排木頭火才不會很快的熄滅，當一切都完成了，耆老才准許我們開始煮飯，雖然老師有幫我們煮一下，但全部的過程幾乎都是我們自己動手，雖然煮到天黑，每個人都飢腸轆轆的，但當聞到香味時心裡感到很滿足，因為飯是我們自己煮熟的，吃起來跟往常特別不一樣。

這次獵人活動中讓我最興奮的一課是，耆老帶我們去山上打獵，我們剛走到一半時就在路上看到一條青竹絲溜過去，路上耆老又對我們說：「你們帶著頭燈，仔細看，如果照到一對亮晶晶的

眼睛時，就要趕快跟我說，那是山羌，我就會射牠。」走著走，沿路我們發現了不少動物走的路徑和洞穴，獵人還告訴我們，山豬很喜歡走到樹下一直幫自己的獠牙磨尖，一路也會遇到很多螢火蟲飛過去，可見山裡的生態環境都沒被汙染，我們才有機會看到螢火蟲。

這趟獵人之旅跟著耆老上山，才知道槍不是隨便人都可以擁有的，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當成一位好獵人，不是看你的射擊技術好不好，或者你的腳力厲不厲害而已，耆老告訴我們說，更重要的是要學會認識動物的習性及祖先打獵時懂得尊重山林和遵守禁忌的精神，你才會成為一位真正的好獵人！

小小獵人

學生專區 Patas qnita laqi matas



■ 作者 / 黃予恩

見晴國小六年級



圖：尋找起火枝條。

獵人之旅是我國小生活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事，聽到要跟著獵人耆老上山時，我既好奇又開心，心想，獵人之旅到底要帶我們去體驗怎樣的祖先文化？又要讓我們學習到怎樣的太魯閣族精神呢？一切都在我熱切的期待中展開。

第一天，我們準備好東西就坐車上山，到的時候，獵人老師教我們如何生火？我們一直試啊試，火卻一直熄滅，但我們還是不斷的嘗試，終於

成功了，看火熊熊燃起的那一霎那，我們歡呼了起來，原來努力就不會白費工夫了！老師還教我們製作簡單的陷阱及如何使用才能夠捕抓到動物，也教我們如何使用弓箭瞄準樹幹後去射擊，我們興致都很高就不斷試射，有人射中有人卻始終沒射中，我卻一次就中了，心情特別雀躍！

晚上最有趣的是上山夜探，山路很滑，雖然穿著雨鞋，我還是不小心跌了一跤，雙手沾滿泥濘，起身時拍一拍手又繼續往前走，途中，我們看到山豬窩，也遇到蛇，回程時還看到蝙蝠洞裡的蝙蝠，每個人都好奇地盯著牠看。因為晚上一直下雨，這次我們並沒紮營搭帳棚，而是直接睡在工寮裡，夜探回去之後，在工寮裡烤著火聽著耆老說獵人

的故事，在亮亮的火花前，我感覺到獵人在山上生活是一件需要勇氣和智慧的事。

這次的活動充滿挑戰性和趣味性，也讓我們了解到以前的獵人如何在山上生活，這是我國小生活中最棒的而值得珍藏的回憶，對身為太魯閣族的我，經過這次獵人之旅的洗禮，我確實認識到獵人文化的寶貴之處，我想對祖靈說：「打獵雖然是件很累的事，但謝謝祖靈讓我跟著耆老的腳步，一步一步去體驗我們的山林文化。」我覺得在國小的各種學習中，能有機會跟著老師走進山中去體驗獵人的生活，是我至今最津津樂道的事，我希望我的學弟妹們也能有這種體驗的經驗。

圖：野炊燒水。



蹤獵

學生專區 Patas qnita laqi matas



■ 作者 / 徐崇聖

見晴國小六年級



圖：學生野炊。

「我看著獵人叔叔很安靜的舉槍對準樹幹上的標靶，然後，教我們使用弓箭體驗如何也射中它，似乎好難，但，我們仍然慢慢舉起弓箭對準目標。」那一刻，雖然已過了半年，但，如今想起仍然記憶猶新，獵人之旅可以說是我國小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也是認識我們太魯閣族文化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它不僅讓我們了解祖先如何生活？也可以聽到耆老述說我們族人的故事，更可以實地體驗上山、下



圖：夜間觀察。

山在山中生活的感覺。

那天，準備好一切東西坐車上山，在上坡時，我的心情既緊張又期待，因為，它將是我一次嶄新的經驗，如何不會興奮而忐忑呢？到目的地時，獵人叔叔早已等在那兒，他給我們的第一個考驗是，他說：「獵人要求生一定要有

火。」於是，我們開始尋找乾枯的樹枝，再跟獵人拿打火機和一塊橡膠，當點燃發出撲哧撲哧的聲音時，我們把燒到一半的橡膠丟進去，卻沒引燃木柴，我們再繼續點燃一塊，兩塊都不行，直到第三塊，終於燃起一點點的火，我們低下頭全力的吹拼命的吹，火終於熊熊燃起，我們開心地跳了起來，總算通過

第一個考驗了。

第二個考驗則是製作陷阱，我們做的是石板陷阱，先四處去找一些石頭，再從中挑出最好最適合的，獵人老師一步一步很有耐性的教我們如何將鐵繩子綁好，石頭如何放置才能讓獵物上當，我們一直努力一直努力的學，任務終於完成又通過考驗啦！

後來，獵人叔叔拿了一顆山羌的頭骨，他對我們說：「每一隻獵物都有一個故事，而故事裡又藏著許多我們太魯閣族祖先的打獵智慧，要用心聽，才能聽到重要的！」於是，我們就認真的聽，獵人是如何抓到這隻山羌？又如何在山裡頭選擇對的時間和適合的獵物去獵捕？更重要的是，學會山林是大家共有的，要有保護山林共享山林的精神才是一個好獵人。聽完故事，心情感覺被激勵到，很想趕快到山林走一走，直到傍晚快天黑了，獵人叔叔，才帶我們出發去夜間踏查，山路中看到青竹絲，老師驚訝地把牠拍照起來，我們一直走，還看到山豬挖的洞，也看到小動物走過的路徑，連牠們走過的足跡都不一樣，

獵人好厲害，都可以分辨出來，我們跟著走非常的開心，因為，看到好多以前沒見過的東西。

我雖然很少有機會跟家人上山，但我真的很高興，這次能夠參加獵人之旅活動，認識並體驗到我們原住民在山中的求生能力，如果不是跟著獵人叔叔親身體驗這次兩天一夜的行動，恐怕在國小生活中就錯過了跟祖靈更親近的機會了，我想對我們太魯閣的祖靈說：「謝謝祖靈創造出這麼多優秀的文化，讓我們後代子孫能夠去體認祂，希望，祖靈能夠保佑我們，將這些好的文化一代一代傳下去！」



圖：夜間觀察。

淺談太魯閣族

學生專區 Patas qnita laqi matas



■ 作者 / 葉齊

平和國中

我是花蓮縣壽豐鄉平和國中的學生葉齊，本身是太魯閣族人，自小就接觸部落的文化、習俗，當然在看到一些習俗時，會好奇它的傳說故事，所以偶而會看看網上資料以及聽聽部落的老人家所說的觀念。



現今的太魯閣族人在生活上很團結，當獵人上山狩獵獲有獵物時，幾位獵人會分享這塊喜悅；太魯閣族婦女們部分會織布技術，有些婦女會在祭典上展現自己的成品，那麼過去的太魯閣族人的生活為何？

傳說太魯閣族 (Truku) 源自中央山脈的白石山，後來跨越中央山脈到花蓮地區。在文化方面，太魯閣族人最令人有印象的就是「文面文化」了，文面在族人裡表有成人之意，男子如



圖：自繪太魯閣族圖紋。

有斬殺過的人首級，那將會迎來他的成年之禮，而女子則需擅長織布。族人視彩虹為神橋，他們的靈魂會在橋頭，凡是有斬首敵人的男人和會編織的女人，洗了手會有血色還可以通過彩虹橋，而沒通過之者，則會被橋下的螃蟹噬魂。

每年十月採割小米時，太魯閣族人會舉行感恩祭，族人會以虔誠之心祭拜，並祈求祖靈的保佑、感恩祖靈帶來這年的豐收。在祭典上，有些攤位會擺關於自己族群文化的樣品，就像是族服、獵頭袋、織布成品……。

在以前，每位太魯閣女子在出嫁之前必須學會紡織，並且還要贈送男方親

友一個織品和機杼當作嫁妝。曾經有位老人和我說過：「織布不單單是織布，做出的成品還是太魯閣族文化與傳說。」所以對於織布，老一輩的婦女都很嚴格，聽說只要織地不對，就會剪開再重新製作。

太魯閣族服有多種圖紋，各個意義也皆不同，就像菱形的圖紋，族人認它為「祖靈的眼睛」，意涵是祖靈的叮嚀，祖靈就像是自己的審判長，告誡別犯事，另外還有賢德之眼、勇士之眼、傳承之眼等等的多種圖紋，都是有文化、生活內涵在裡頭。



秀林鄉公所出版